本期篇幅增加 售一萬八千元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五十七年二月七日 •售壹萬八千元•

第三卷 第廿四期

風浪・熬煉・擔任 —— 儲安平

專論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 劉子健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 儲安平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 蔡維藩

生活與文化

風雅裏的悲劇 —— 劉緒貽

科學叢談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 戴文賽

觀察通信

歲寒談大局（觀察專稿） —— 觀察記者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開封通信） —— 觀察讀者投寄

西南邊疆見聞錄（滇西通信） —— 觀察讀者投寄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 觀察讀者投寄

自述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 袁國翽

我的事業苦悶 —— 顧頡剛講

書評

生育制度 —— 袁方

觀察三卷目錄作者索引

世界知識社大貢獻

美 James Alleh 著・沈志遠譯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揭露戰後世界全貌　窺測未來發展動向

世界知識叢書

這是美國著名政論家艾倫近作。艾氏以經濟爲主題，舞其犀利的筆，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政治，作橫斷縱切的剖視。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勢力關係的改變以及蘇聯與世界其餘部份的新關係，均有詳盡而扼要的論述。面面俱到，務大而不遺細，娓娓動人，說理却不枯燥。誠爲研究國際問題者最佳的基本讀物。原書出版以來，風行歐美，茲由沈志遠先生精心譯出，尤屬名著名譯。全書二十萬言，業已出版，定價十萬元外埠郵費掛號一成，航掛另加二成。

每册十萬元　書已出版

德國問題內幕

英 Winternitz 作　賓符譯

這是一本對德國問題最明白、簡潔，扼要，客觀分析的小册子，它把這個世界和平的鎖鑰——德國問題的各種幕後內情，全部揭露無遺，原書由英國對德民主委員會出版。定價一萬五千元，外埠郵費另加掛號四千，航掛一萬，欲購從速。

本書將要告訴你

德國問題爲什麼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德國問題的主要癥結是什麼？雙佔領區蘇佔領區的現狀怎樣？德國納粹份子有否需清？解决德國問題有辦法嗎？

本書特點

明白簡潔扼要客觀

你要知道

第三次大戰會爆發嗎？
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會再起嗎？
世界和平有辦法嗎？

那麼　請看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世界現勢十講

李純青等大名家執筆

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國際問題讀本，由十位專家集體執筆。以最簡短的篇幅，分析千變萬化的國際現勢，行文明白流利，深入淺出，絕無艱澀之弊。每講附有問題討論大綱，凡初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具有時事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册。全書三十二開本，共約一百四十餘面，印刷精美，裝幀美觀定價每册四萬五千元。外埠郵費另加，掛號五千元，航掛一萬元，欲購從速。

本書特點：

文字通俗・分析詳盡・附有提綱・

社址：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yu Industrial Co. Ltd.

上海四川南路一號

電報：Chungyn Shanghai 0195 上海　電話：89802 87019

經營工廠及進出口業務

國內外分支機構及代表：

重慶・天津・紐約・倫敦・孟買・香港

華孚工商實業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出口農礦物產　輸入機器原料

進口	出口
科學儀器	礦　砂
機　器	桐　油
顏　料	生　絲
化學原料	猪　鬃
西　藥	雜　貨

介紹科學設備　增益工礦生產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
漢彌登大廈一五〇至一五一室
(電報掛號 NATDEVCORP)
電話：一三七三四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四萬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半年（廿四期）平寄：廿萬元 掛號廿八萬元 航平三十萬元 航掛三十八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廿四期
卅七年二月七日

本期作者
劉子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處祕書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蔡維藩：昆明師範學院教授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袁國彬：前湖北農學院教員
袁方：清華大學教員

風浪．熬煉．撐住
——「觀察」第三卷報告書

儲安平

經過這緊張的，困頓的，並且富于戲劇性的半年，我們欣幸我們終得向讀者宣佈：「觀察」第三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刊兩週，以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這半年真是一段熬煉人們靈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氣，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機，一面是經濟性的壓迫——後者尤較前者使我們疲憊吃力。但是無論我們的環境如何風險，經費如何艱難，我們的一貫方針是：撐住舵，沉住氣，向前撐。我們相信，這還僅僅是遭遇困難的一個開始，更大的困難也許還在後面。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整個的局勢愈來愈搖擺顛蕩，反應在經濟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來愈困難。法幣愈來愈不值錢，物價也就愈來愈跳得快。就本刊說，創刊號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祇漲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價亦僅上漲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萬元，在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卻漲了三倍多（如將發行數的增加和篇幅的減少兩點一併算入，這半年間售價的上漲，並不止三倍多），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來各種物價及工價激增的程度。在這一卷中，我們最感嚴重的就是「紙」的負擔。我們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兩次專文陳述此事，紙的問題確已成為目前國內文化界出版界最嚴重的問題。在三卷一期時，紙價約為三十萬左右一令，其後四十萬、五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百八十、二百，最高曾一度沖到二百三十萬一令，在六個月內大約上漲百分之七百倍。現在本刊每期紙的成本，佔到每期總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這半年來，我們幾乎天天在為着紙的問題焦慮緊張。

排印工及裝訂工也一再漲價，茲將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種價目比較如左：

種類	三卷一期	三卷二十四期
五號字排工（千字）	四萬三千元	十三萬二千元（日內又將加價）
六號字排工（千字）	五萬元	十五萬三千元
印工（每令）	八萬元	二十六萬元
封面印工（千頁）	二萬七千元	九萬元
紙型（每頁）	三萬二千元	十萬元
訂工（每份）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	三百〇七元

根據右表，排印工及訂工的上漲，在這半年中，約為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費三卷一期時為千字五萬至六萬元，現在提高為千字十五萬至二十萬元，亦約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員工的薪金開支，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九月份（三卷一期時），每月員工薪金總額僅七百餘萬元，現在（三十七年一月份）已達五千萬元，一方面出于業務上的需要，職員的人數也有增加，一方面薪金本身調整了，因此每個月的薪金開支，也成為本社目前一項不輕的負擔。其他一切雜項的開支，都隨着增加。全部開支合攏來算，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當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價的增加則僅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為第三卷的發行數，比較第二卷的發行數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五十，所以收支兩方還勉可求得平衡。

銷路

本刊的發行數，第一卷約爲八千份，第二卷一萬六千份，第三卷二萬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約爲「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銷路如此激增，我們自愧並無任何足堪重視的貢獻；一切應歸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讀者的愛護；同時也可以說，這充分反映今日國內對於這樣一個眞正沒有背景的言論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臨末各期發行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發行一萬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華北航空版」，委託北平新實書店代理發行，每期發行三千份。華北航空版發行後，在平、津、華北、東北一帶，上海本社即停止寄發，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萬六千份，滬平兩地合爲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的發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發行數即從二卷二十四期的一萬七千份跳到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在這半年之中，根據北平代理發行人新實書店的報告，迄爲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這可能因爲東北及華北各地的戰火，使刊物的銷路愈來愈狹，因之難望推廣。上海方面的發行數則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迄在上漲的趨勢中，三卷十一期以後，發行數即停滯不前，逗留在二萬四五千份左右。戰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價及郵資的增加，都足以影響刊物的銷行。茲將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數及第三卷發行數報告如左：

第一卷

第一期	五版	一二二〇〇份
第二期	六版	一二二〇〇份
第三期	五版	一二二〇〇份
第四期	四版	一一八〇〇份
第五期	四版	一三〇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五〇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三〇〇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一六〇〇份
第九期	再版	八二〇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一〇一〇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五〇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七三〇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一二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再版	一二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再版	一二二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再版	八一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八三〇〇份

第二卷

第一期	三版	一二〇〇〇份
第二期	再版	一三三〇〇份
第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一五〇〇〇份
第五期	再版	一五〇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六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二五〇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〇六〇〇份
第九期	再版	一〇〇〇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九〇〇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二〇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六五〇〇份
第十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八〇〇〇份
第十四期	三版	六〇〇〇份
第十五期	再版	一〇〇〇〇份
第十六期	再版	九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再版	八〇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四五〇〇份

第三卷

第一期	一九〇〇〇份
第二期	一九五〇〇份
第三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四期	二一五〇〇份
第五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六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七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八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九期	二三〇〇〇份
第十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一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二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三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四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五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六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二五〇〇〇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三卷的發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後半期是穩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發行數是否能夠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夠保持已有的數目，我們不作任何樂觀的預期。主要的原因是戰爭使大家越來越窮，而普遍的貧窮使買得起書刊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書刊本身的售價，由於成本的增加，勢不能不一再調整，另一方面郵資的加價使書刊在發行上遭受極大的不利——後者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尤較前者爲甚。售價的增加，在京滬東南一帶比較說來還不發生任何太大的影響。即以本刊目前售價一萬元一份來說，現在這一萬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無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場電影連車錢就要花到五六萬或七八萬，吃一碗最起碼的肉絲麵連小賬就要花到兩萬元，坐一次公共汽車也要一萬元，三輪車夫或黃包車夫對於一萬元的生意簡直已經不感「興趣」；說到後來還是刊物最便宜，化一萬元買一份「觀察」可以消磨一個寧靜的週末。但是在遠地，情形就不同。遠地寄刊，勢須航寄。定戶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掛每份要七千多元。同業批購，用航掛寄遞，每份的郵資平均合三千元左右。這一筆郵資的負担可觀，而這筆負担最後當然仍落在讀者頭上。遠地同業還要加上他們的利潤，這樣一來，本刊在後方各城市的零購價格，亦就可觀。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京滬一帶爲低，現在却要他們付出較京滬一帶讀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價購買書刊，這個情形所發生的困難，可以想見。本刊在發行上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眞正的全國性，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佈在大後方各大小城市鄉鎭之間以及邊遠地區，因之郵資的加價對於本刊業務上所生的影響，大於僅僅以京滬杭三角地帶爲發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們一方面希望後方的讀者儘可能的向本社直接定閱，同時我們也願請全國各地同業，能和我們合作，儘各種方法以減低批購的成本，從而減低門售的價格。我們希望各地同業儘可

能的用「航空圖書小包」寄遞而不用「航掛」寄遞，因爲「航空圖書小包」的郵資祇合到「航掛」郵資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圖書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掛」慢。假如當地同業共同約好，都用「航空圖書小包」，則大家仍都同時收到，亦不致增加業務上的競爭困難。此外各地同業在規定本地的門售價格時，我們亦希望他們儘量採取薄利多銷主義。過去有些地方的同業利潤定得太高，比如在貴陽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時，他們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這樣的情形，對於讀者、經售書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們又希望各地同業對於本刊的門售價格有一個標準，不要把「觀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價格。譬如在台灣，就有這種現象。當我們售六千元一份時，最先到的一批「觀察」，在市面有時賣到台幣一百五十元一份（合國幣一萬四千元左右），過了幾天，售價從一百五十元減爲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這種情形也非我們所願聞。其實當本刊售六千元時，在台灣售八十元台幣，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平時一貫的方針是想盡可能的減輕讀者的負担，我們要求各地同業在精神上能和我們配合合作。

自從「華北航空版」出版後，華西及華南的讀者來函希望我們出華西航空版及華南航空版，以期減低內地讀者的負担。在原則上，這不僅是我們願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許多條件，不若想像中那樣簡單。本社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發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發行勢非委託當地書業代理不可。但我們還沒有得到合適的代理對象，代理對象最主要的條件是負責任，守信用，按期和我們結賬。假如我們不能按期收回賬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這不啻是一種「自殺」。我們當然願意隨時留意並儘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還無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僅沒有好的消息，我們反而要向華北讀者宣佈：我們的華北航空版也終於祇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擬繼續發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發行本刊華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實書店未能履行契約，按期和我們清賬，拖欠的數目在全部應付的賬目中所佔的比例太大，而且勢必越欠越多。新實書店也有新實書店的困難：戰火的蔓延使他們無法推廣銷路，收款的困難使他們週轉不易，北方紙價的昂貴也加重他們的負担；我們對於他們的困難是同情的，諒解的。但就新實書店和我們的「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上講，這樣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所以我們考慮結果，祇得將華北航空版暫停發行；將來如有可能，再設法恢復。

定戶

關於定閱部分，第三卷中最大的改動是將「按期計賬法」改爲「硬性規定法」。以前是預收若干訂費，一期一期的扣除，款盡通知續定。但定戶對於這個辦法，感覺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規定：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因爲照以前的辦法，定戶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訂費什麼時候完，以致續定時常常中途脫節。況且硬性規定以後，刊物假如加價，讀者卻可不受加價的影響，多少可以得到一點保障。我們認爲讀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規定的辦法。

定戶在這半年中仍有增加。玆將過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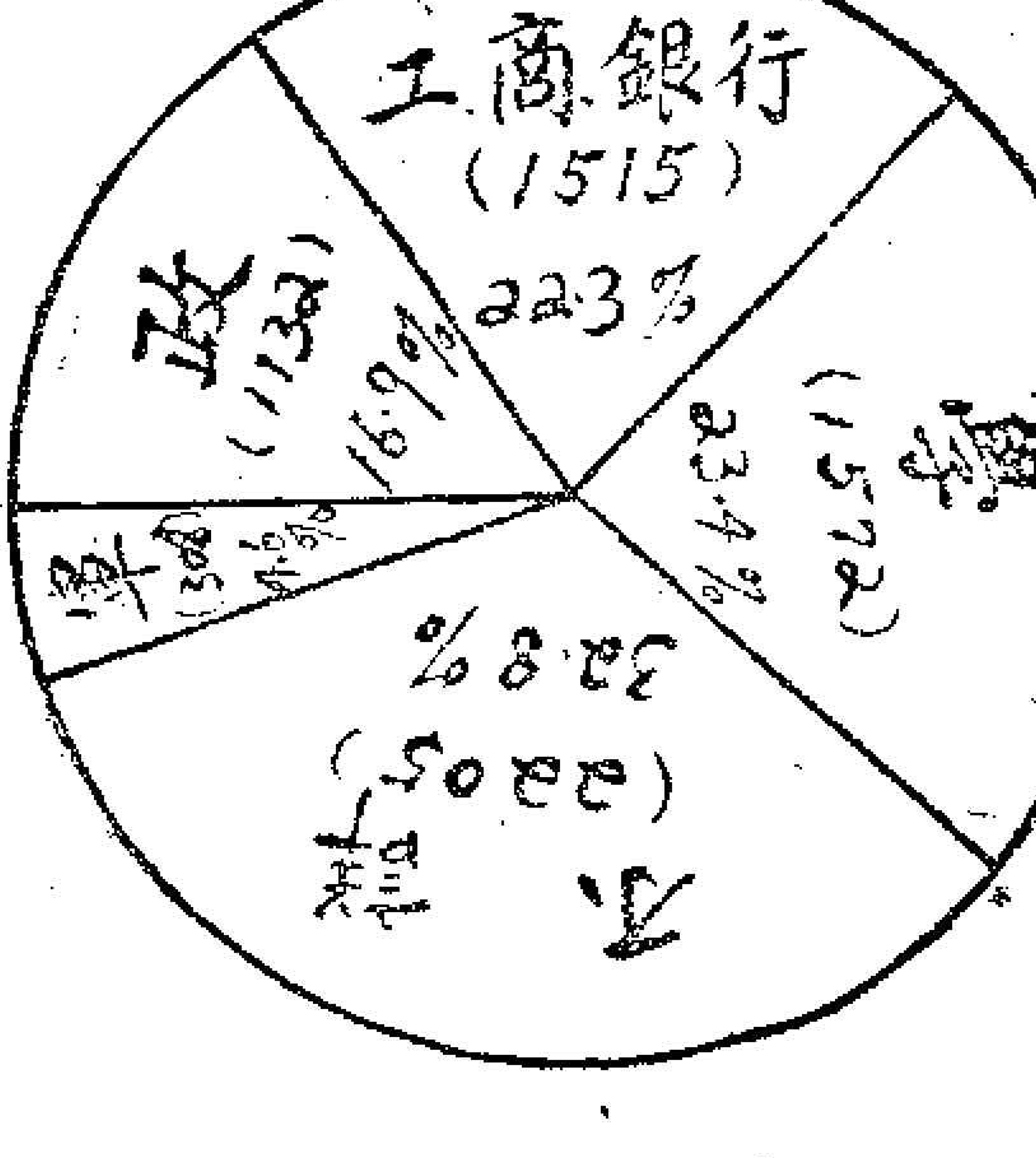
卷數	定單號碼	定單數目	實際定戶
第一卷	一——二七〇九	二七〇九	一千六百左右
第二卷	二七一〇——七六八二	四九七三	二千五百左右
第三卷	七六八三——一四四一四	六七三二	三千三百左右

根據上表，在第二卷的半年中，定單的數目約爲第一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在第三卷的半年中，又約爲第二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增加的比率穩定而有規律，與一二三三卷發行數的增加的比率大體近似。我們向例每一個讀者來訂，不論是新定戶或舊定戶續定，每次都給以一個新的定單。一卷有二十四期，但定戶有定三個月十二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單總數，並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實際定戶數目，絕大部分的定戶在半年中都佔着兩個定單號碼，因之我們在第一卷中，實際的定戶大約在一千六百左右，第二卷的實際定戶大約在二千五百左右，第三卷的實際定戶約爲三千三百左右。第三卷因有華北航空版的發行，華北的定戶大都逕向北平方面定閱，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閱，其間減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戶數目。

第三卷定戶的地域以及職業分佈我們援例統計製表如左：（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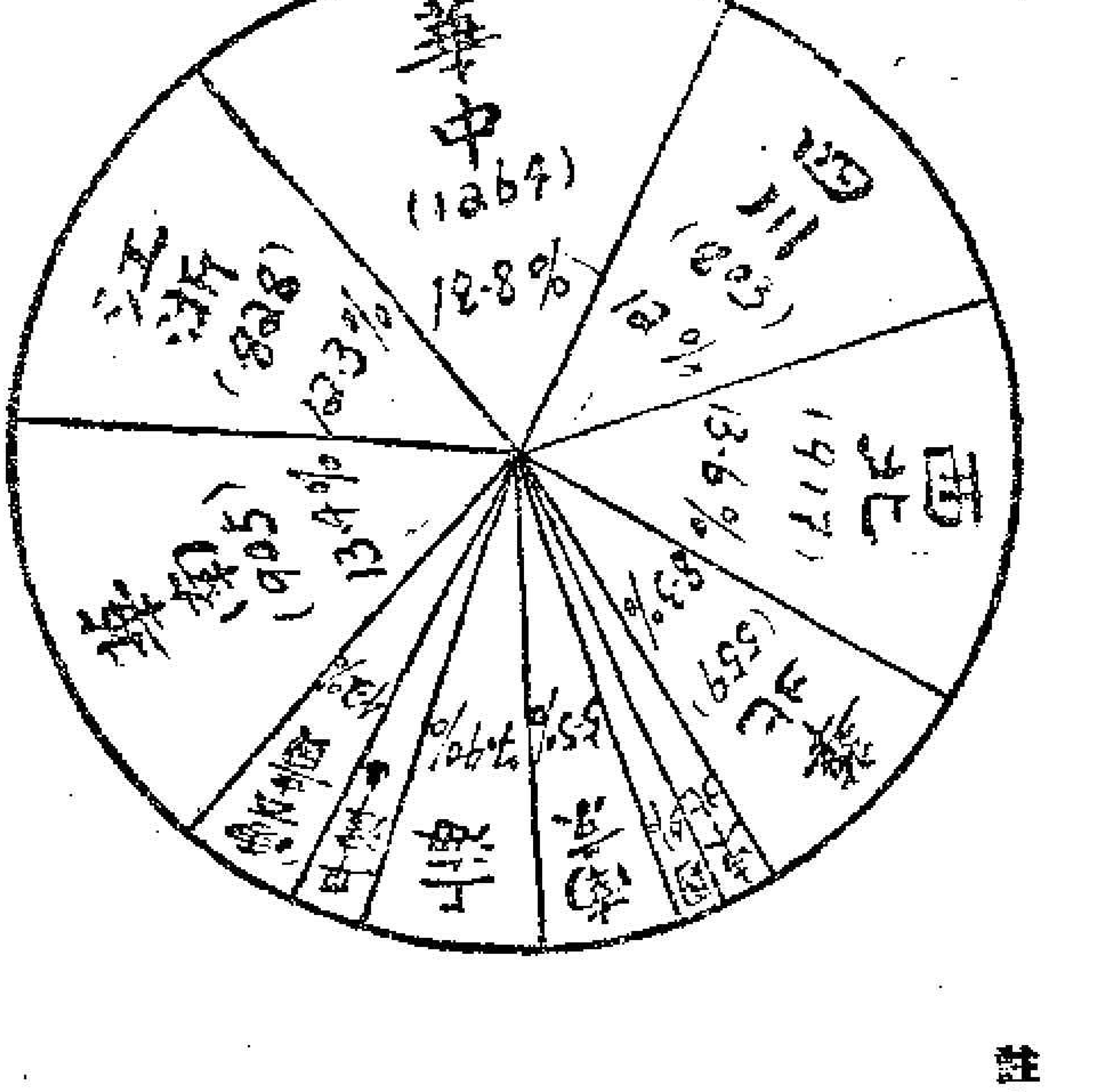
關於徵求定戶的工作我們實在沒有盡力去做，沒有主動地去爭取。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人手太少，沒有專人負設計推廣的責任。我們僅僅在每一卷完了以後，向本刊的讀者呼籲一次，希望讀者幫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過去兩次呼籲的結果，成績很好。由於最近物價的波動，我們現在益覺有增加定戶的切迫需要。本外埠同業和我們來往的雖然很多，但總不免有拖欠貨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發生。譬如有些同業，特別是本埠的同業，總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算一次賬，而結賬時還要給我們「期票」。以目前物價的波動，上一個月的法幣價值和下一個月的法幣價值，相距極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常吃虧：有時在賬面上不賠，而在法幣的實值上，等於賠了。這樣做下去，我們的資金勢必愈來愈小，而終有一天不易維持；事實上，我們現在也越來越感到週轉的困難。因此在本刊一方面，祇有設法增加直接定戶，才足以保障我們的財務基礎。至於在讀者方面，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說，定閱總比零購爲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購之煩，又可避免中間書店所增加的一層負担。譬如以台灣來說，以零購八期的代價，至少可以訂閱十二期，定閱期明比零購爲合算，爲什麼不直接向本社定閱呢？匯款即使麻煩，每半年或三個月也祇麻煩一次。我們對於直接定戶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郵，比較當地書店早日到達。特大號對於定戶並不加價，售價漲了定戶也不受影響。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將出版叢書，所有本刊定戶，一律可享八折優待。我們在此特別向廣大的讀者呼籲，未直接定閱的，希望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已經定閱的，希望再幫我們介紹幾個新的定戶。本刊的定價，大體上總比別的刊物便宜，就是漲價也比別家漲得慢，這就因爲本刊銷得多，成本

6732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編製，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6732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晉、魯、豫、綏、察、熱等省。「西北」包括甘、陝、青、寧、新、康等省。「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華南」包括港、粵、閩、桂、台等地。

合得經•所以一個刊物的銷路大，刊物與讀者兩方面都是有利的。當川本刊增加銷路，也就是間接減低自身的負擔。一件社會事件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攜手合作，大家合作於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關切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給我們幫助，自動的、出於本心的。盡可能的替我們多介紹幾個新定戶。

最近我們常常收到讀者來信，建議我們接受讀者捐款，以增加我們的經濟力量。我們對於這些熱心的讀者先生，心中不勝感激。但是我們總不敢接受這個建議。一方面，事實上我們倒底還沒有到非向讀者呼籲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們平時一貫的做人原則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權利與義務必須平衡。在讀者，無條件的捐助我們，固然是出乎一片熱心，但在我們，則不免受之有愧。我們憑什麼白白地收讀者先生們的捐款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公道，違背我們的良心。我們現在想起：一切願意捐款幫助我們的朋友，與其用捐款的方式幫助我們，不如用介紹定戶或贈送朋友的方式來幫助我們。你們可以訂閱幾份，分送給你們的朋友親戚，一方面我們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戶數量，一方面你們的朋友又可因你們的贈送而讀到本刊，同時也就擴大了本刊言論的影響。中國還沒有贈送刊物給朋友的風氣，而這風氣在歐美早已十分盛行，並可作為過年、過節、或慶賀生日喜慶的饋贈禮品。現在正是陰曆年關，訂閱本刊贈送朋友最合時宜。一切願意支助我們的讀者先生，請考慮我們的建議。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

編輯檢討

關於編輯部分，在內容上，大體說來，第三卷要較第一二兩卷充實。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極明顯：第一卷顯得疏落，缺乏勁兒，第三卷似乎緊湊得多，味兒濃一點。雖然自三卷十期起，我們因故不得不將篇幅自二十四頁減為二十頁，但自三卷一期起，我們卽已一方面擴大版面，增加每頁容納的字數，特別是儘可能的多排六號字，另一方面我們除了封面一頁以外，自第二頁至第二十頁，每一頁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頁都是文章，沒有一點浪費的地方。所以，平均講來，本刊所容納的文字數量，要比其他頁數相同的刊物所容納的文字數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們每期平均總刊載十篇左右文章，有時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讀者投書不在內）。這種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結果，至少在數量上可以幫助刊物充實其內容。

專論部分是我們最感困難的一欄。說起來，每期三篇，一個月也祇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編輯時，常感捉襟見肘之苦。稿件的不寬裕，一方面使編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質加以調搭，一方面多少影響專論欄的重量。我們自問還沒有隨便發稿塡湊篇幅的行為。但是專論欄的不夠結實，却是我們自己深深感覺到的。編刊物的工作，本來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實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確是一件難事。但讀者可以如此原諒我們，我們自己不能如此解釋。我們願意再加努力，來增加專論欄的分量。

關於「觀察通信」這一部分，成績比一二兩卷爲佳。在第三卷中，大體上，每期的「觀察通信」都還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當出色。一三兩期中的三篇有關魏德邁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別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許多都是根據原始材料——直接從魏德邁嘴裏得來的材料寫的。三卷七期的「劉伯承南下記」，博得廣泛的重視和讚賞，三卷二十一期上的兩篇瀋陽通信和二十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三卷「觀察通信」欄中最出色亦最受讀者推崇的，當然要推本刊專稿關於戰局分析的文字。我們希望本刊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標準，除了我們自己繼續努力外，還希望全國讀者源源惠稿，大家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國外通信第三卷還較第一二兩卷爲充實。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國外通信，這個成績不該算壞。除美、英、法三國本刊原有的通信網外，第三卷的通信網復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東京。國外通信不若國內通信那樣容易接洽，我們希望國外的朋友們繼續幫忙。

外論選譯這一卷祇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這方面的材料。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讀者對於這一欄都有熱烈的要求。我們現在已約定專人分担這一部分的工作。

書評是第三卷開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

關於科學與文藝，第三卷比較第一二兩卷有顯著的減少。這也是我們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而決定的。讀者大都不歡迎本刊刊載科學文字。關於文藝，也有許多讀者希望減少，主張由其他文藝刊物負這一部分的責任，認爲「觀察」應當多騰出篇幅來登政論的文章。因之我們在第三卷上，卽很少刊載科學文字，文藝則不規定每一期都有。文藝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時我們乘此向讀者表示：我們的確相當接受讀者的意見，並見之於事實。

關於投稿的情形，我們也願在此附帶報告。一個言論刊物本來應該是爲全國作者讀者所共有的，我們極其誠懇的希望本刊能成爲全國作者讀者共同發表意見的園地。我們自問在取稿上並無成見，祇要文章好，有分量，我們都登。這一卷中，在投稿中錄用的很多，尤其是觀察通信。我們現在發表統計如左：

欄別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數	投稿錄用篇數	百分比（約數）
專論	七十二	十七	百分之二十五
觀察通信	八十	三十九	百分之五十
其他各欄	八十五	三十七	百分之四十五
共計	二百三十七	九十三	二百分之四十

讀者投書一欄本來是供給一般讀者發表意見的，但發表的意見應以與公共生活有關或有公共的意義者爲限，純然屬於個人生活的訴苦，不在錄取之列。提出的問題太限於地方性質的，我們也不一定能發表，因爲投書很多，其間不得不有大小輕重之別。對於任何個人的批評，應以政治性質的批評爲限，不應涉及法律性質的私人攻訐。最不能使我們同情的一種投書，就是不負責任的攻擊任何機關或個人的投書，投書人既不署名，也無地址。我們認爲這種態度極其自私，極不公道。投書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眞名，但必須將眞名及地址，讓編者知道，投書人至少應對編者負責。這一點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接受。

政治危機

在第二卷報告書中，我們曾宣布：「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們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難。毛病出在三卷九所寫的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上面。國民黨在上海的領導人物對於這篇文章，引起極大反感；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觀察」的發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會局曾以公函召本刊發行人於十一月七日在社會局談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祕書長於十月二十七日來訪未遇，後來約期於十一月九日談了一次。兩次的談話都沒有什麼嚴重。除此以外，則未有任何人（無論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國民黨，或以朋友身份）和我們談過有關「觀察」的問題。正在社會局和市黨部方面約我談話的時候，聽說中樞已有急電到滬，致吳國楨市長、方治主任委員、潘公展議長及吳開先局長四人，不主張查封本刊。這個案子似乎應該可以過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編者個人的安全發生困難，不得不被迫暫時離開原來的寓所。

新聞界有許多朋友對於本刊極其關切，上海市黨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們的。南京的急電，不主張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聞界朋友告訴我們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首先揭露本刊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其後上海、香港、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報紙絡續記載此事。新聞報導引起各地前輩、朋友、以及讀者的懇切的關懷。由於各方前輩朋友發乎內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漸漸地緩和了下來。

在這一個風浪時期，本社同人始終照常工作；編者雖然暫時離開寓所，但工作並未中斷，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環境縱有波折，我們的心境始終寧靜。在我們的心裏底，我們有一種無可搖撼的信念：我們必須本着我們的良心，爲祖國的前途努力奮鬥。我們一切都爲了國家，除了國家，我們另無其他。請看今日天下，芸芸衆生，奔波終日，究爲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是爲了幾張鈔票，爲了若干權勢。可是國家已經糟到這個地步，假如我們每個人還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頭、絞腦汁，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假如人人祇知爲私，國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菲薄，隨波逐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有我們的勇氣，向前邁進，義無所辭。人與人的相交，經久知心；刊物與社會的相交，亦復如此。祇要我們自問無他，我們亦不需戰戰地顧慮他人有無誤會；僅僅站在一黨一派的利益上來打擊

我們的，那祇是一種過失；國事蜩螗，已至於此，我們還有何暇來計較這種過失！

我們今日所處的一個社會，是一個神經極度衰弱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充滿着謠言、曲解，和沒有根據的憂慮。各地既盛傳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舊按期出版，於是以為其中必有「道理」。這情形可以香港讀者粱子奇君投書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辦的香港華商報所刊的消息為代表。香港華商報的記載云，

「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帝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閉本刊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不是南京的中央黨部。要求封閉本刊當在十一月初，不是十月十日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紐約華僑日報也刊有與香港華商報同樣的記載，文句一樣，大概是同一來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編者真的到過陳立夫李惟果公館去「請罪悔過」，假如本刊真的出賣給什麼人了，我們還居然刊載粱子奇君的投函並一字不改的轉載香港華商報的記載，那我們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們既然才不及奸雄，自問亦不致愚如傻瓜。編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識的，編者和陳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為止，無論在私人酬應或公共集會上，還沒有晤過一面。編者在那一個時期也沒有去過南京。我們的一貫態度是我盡我心，不求人諒。打擊來了，以寧靜堅定應變，不以張皇失態應變。當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點多鐘，我因為無處可住，要到某處尋覓一宿，踽踽獨行，經過外灘江邊，想到這地方白日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何等熱鬧、而這時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個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構成一幅悽涼的人生畫圖時，我心中亦仍寧靜雍容，既不悲傷，亦無憂慮。意外的風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假期，利用難得的閒暇，整理學校的講稿，寫信和朋友敘舊，並獲得機會在太陽中作時間較長的沐浴。好漢做事，來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傳說、曲解，也不急急於辯識、闢謠，或解釋。祇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刊物幸能繼續存在，但許多人又說我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了；這也是目前這個神經衰弱的社會中極易發生的心理狀態。在這個社會中，祇要你批評國民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蘇聯或者共產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整個的社會已陷入一種嚴重的神經錯亂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讀者楊光時君等十位投來的一篇文章後，許多人便傳說「觀察」右傾了。這次查封之說既成過去，便有人以為「觀察」轉變了！我們對於這一切傳說，素不作任何辯識，我們認為最好的解釋與辯護就是每期「觀察」的內容。舉一例言之，當我們業已知道本刊已發生政治危機時，我們對於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來的關於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葉時進先生投來的對於民盟事件的評論，毫不猶豫的照常發稿，在心中絕無任何有關利害得失的考慮。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肯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祇能說些含含糊糊沒有斤量的話，那老實說，今日中國言論界，担當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着我們再來獻身言論，從事於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素來是主動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變環境，而非欲為環境所改變。儘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機，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對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減少我們在理知上對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扇我們，我們不會被人扇得衝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嚇我們，我們也不會被人嚇得後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處的局勢如何混亂震盪，我們必能撐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猶豫或張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們認為我們在第三卷中所遇的風浪是一個極尋常的風浪，大的風浪也許還在後面。我們在此感謝一切在此次風浪中，無論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輩和朋友，他們的支持使本刊終得解危。我們同時感謝一切關切本刊的讀者，他們的熱心和同情增加我們努力的勇氣！一切幫助本刊的朋友們，我願我們的努力不致辜負你們的期待！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上海）

政學罪言（出版預告）

潘光旦著
觀察社出版

上

說童子操刀
文明往那裏走？
歐洲局勢與思想背景
工業文明與政治問題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派與匯
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

中

國難與教育的懺悔
再論教育的懺悔
說鄉土教育
生計、事業、興趣
一封給大學青年的公開信
歡送遊美學生的一封公開信
資察第一

下

學與政與黨
政治信仰與教學自由
政治必須主義嗎？
說「軍」與「民」
表經「國是」的一種公民讀本
所望于協商會議者
毋我斯和平統一

預約：每册捌萬元（三月十日截止）
預收郵資：掛號八千元　航掛四萬元（多退少補）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劉子健

中國不能忘掉日本，但中國對日本實在是認識不足。

因爲認識不足，所以九一八發生以後，慷慨激昂則有之，守土禦敵却沒有辦法。初則無抵抗，繼則長城抗戰，後來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糊塗政策。因爲認識不足，所以七七抗戰以後，有人以爲中國必敗而做了漢奸。有人却以爲日本必敗而無需努力。媚敵與輕敵，立場雖異，其減弱抗戰的力量則一。因爲認識不足，所以勝利以後，先以爲日本從此完了，大可高枕無憂，後來又聽說經美國扶植，日本的復興進展很快，又忽然大吃一驚，彷彿日本即將捲土重來。這兩極端的看法，都是幼稚的錯誤的。

唯有增加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才能樹立我們對日本應採的方針。今日的日本，已在美國掌握中，因此，我們要認識日本，必須站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上來看。

第一個問題是先決問題，日本的復興，前途如何？

我以爲日本復興，前途相當光明。戰爭的摧殘，只限於少數都市。佔領的施策也沒有動搖了它的社會組織。解散後的政治，夾雜着頻發的工潮，也漸趨於平穩。不是右派中較左的執政，便是左派中較右的上台。所謂「保守新黨」與「社會黨右翼」，其間的差異並不太大，所以從整個看來，日本內部是相當安定的。

美國負責佔領日本當然更希望安定。馬歇爾計劃想安定西歐，其實還毫不新鮮。麥帥在日本早已不聲不響的在執行這種政策了。以救濟糧食與援助物資，加上國際貿易的指導，美國的物資力量確已在日本壓倒了共產黨的策動。至少從美國的眼光看來，日本的安定，已經不成問題。

一個安定的國家，它的復興是循軌而進的。日本經濟相當困難。「不均」的問題，其嚴重性遠不如「沒有」的問題。例如闊人雖然在買黑市菜蔬宴客，窮人至少也能領到一份配給。如果能增加配給，則黑市自趨沒落。因此全國上下的興趣，集中在再建工業，提高生產，增加出口貨，換得進口貨。這在心理上已經決定了日本復興的途徑是工業性的，貿易性的。

日本人的工業技術，刻苦耐勞，小巧，學的快，美國人早已覺得可愛。加以日本人的慣於服從，善於逢迎，更深得美國人的歡心。恰巧美國人個個都有商業腦筋，對於工業和貿易，深感興趣。於是美國的對日政策便走上了扶植日本的途徑。

當然國際局勢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蘇的對立與中國的內戰都增加了美國扶植日本的決心。但麥帥所執行的政策，與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都是一貫的美國傳統作風，主要的目標仍舊是工業增產和貿易繁榮。

用一個譬喻來說，美國看中日本，是頗堪發展的一個工廠。有的是好工人，却缺乏資本和週轉的能力。美國投資以後，可以大批進原料，進新機器，進燃料來轉動機器，進糧食來配給工人。出來的貨，除去供本地需要以外，還可以推銷外國。目前呢，因爲和約還不能簽訂，只能小規模的進行。將來，等和約訂好，放手做去，的確是筆好買賣，賠償是拆遷舊機器，來清償舊債務。只要有新廠主，自能有新機器，拆去些舊的，有什麽關係。

具體的例證已經有了。現在駐日美軍的供應，例如餅乾可口可樂之類，都只從美國運原料來，就地由日本人製造。美軍的小機械也是同樣，在日本製配零件，在日本加工修理。去年開放貿易之後，美國紙煙商已經和日商訂約，運煙草來在日本製紙煙。駱駝牌寄士牌將來會有(Made in Japan)的。

據筆者觀察，美國佔領日本這兩年來的趨勢，將來復興的日本一定是變爲美國的「分廠」。復興的日本是一個「工廠國家」，而其大權，在和約簽訂佔領結束以後，也仍舊是操諸美國手中。

第二個問題才到本題，是日本的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

所謂威脅，普通可分軍事與經濟兩方面來說。軍事方面，日本不會威脅中國的。美國雖然優容日本，其實何嘗不知道日本的虛偽。珍珠港的教訓，一二十年內不會忘記的。只因爲美國自己負責，所以他不肯對外承認。日軍侵略思想並未完全肅清，日本右翼份子仍在暗中活動，退伍軍人與解組財閥仍在幕後經營商業。其實筆者所看到的美軍對日本的郵電檢查新聞檢查，還是戰時體制，一點也沒有放鬆。

一般都說，美國爲了準備三次大戰，頗有再武裝日本的可能。其實，原子時代的戰爭，雷達，新式飛機的使用，既不是臨時訓練的日本人所能運用的，也不是多幾十萬日本軍人就能有大幫忙的。美國對於再武裝日本，恐怕還考慮日本人會洩漏軍器祕密呢！去年在日本，一度謠傳很盛，說美軍徵集日本飛機師。後來才曉得是例行公事，美軍命令日政府，以往空軍人員，應予登記，機械工應予安插。而日本人自高身價，自抱幻夢，到處誇大宣傳。據一位歐洲朋友告訴我，這種謠傳在德國已經司空見慣。每兩三個月，一定出一種新傳說。

即使不幸而有三次大戰，我想美國最多也不過用日本爲一重要基地。勞工當然可以徵發，工廠也可以改製軍需。某種小兵器也許會發給日本警察，（他們現在只有手槍）必要時也許可以編些日本壯丁作輸送隊，救護隊。這不足爲奇，現在的佔領軍在日本，到處都是一兩個小兵帶着一羣日本工人，搬東西，動工程。再武裝日本，既沒有必要，美國人自己亦未必放心。何況資本家對於工廠裏的工人，是不願意他們有武裝的。假定前節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末美國是扶植日本成爲一個「工廠國家」，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焉能飛渡？

關於經濟方面，我想日本的工業復興起來，也不能威脅中國的工業建設。因爲以往日本工業，對中國的高壓是依仗着不平等條約、租界、中國關稅不能完全自主、走私。甚至於在那樣不利的條件下，中國工業還是慢慢在生長。廿五年廿六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使日本軍閥覺悟，唯有以武力侵佔，掠奪中國的原料，霸佔中國的工廠，才能使中國永遠停留在農業階段。今後日本工業，不能享受特權，有何可怕？即使日本貨，因爲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爲美國貨，也不是與其他美國貨一樣嗎？如果價錢低賤，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

最近有些日貨，由中央信託局買去，在國內出售。另有些日貨，走私到香港，再走私到中國，引起國內商工界的憂慮，與論界的呼喚。但這實在並不是日貨的威脅，而是國內經濟的枯竭。只要中國安定，廣大的農村在沖洗之餘重新滋長起來，其原料之多，市場之大，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担心日貨。在某一個階段，如果中國的農村復興速度超過工業生產速度，恐怕還需要一部份日貨來補充需要。例如現在鄉下人都缺衣服穿，兩個太平豐年，就可以把國貨布疋一起銷光。這時候我們難道不買日貨，偏要去買英國布嗎？日貨進口，也決不能壟斷市場！

進一步澈底的說，就中國國內市場而言，問題是中國能不能安定，工業能不能復興。如果不能，那末任何國的工業都會擠進中國來，豈獨日本？如果復興，儘有遠大的前途，就是美式工廠，林立三島，竭力排銷，也不過是一小部份的貿易，有何威脅？當然，國貨出口，難免與日貨發生競爭。但這我們就不能怪人家了！我們要向國外市場發展，他們也要。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阻擋人家不許在國際貿易上和我們競爭！這全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假定中國工業復興，農村逐漸工業化，以如此廣大的資源，加上新的技術，想來也不應當競爭不過日本的。

日本復興，成爲工廠國家，對於中國軍事上無威脅，經濟上也只有競爭，我們實在不必忽而疑懼，忽而猜忌。這都不免有點阿Q心理，不責備自己的失敗，却深怕人家的成功。有人把中國對日的不放心，與法國對德的態度並列。這不太正確，因爲德國的面積，人口，原料與工業對法國的比例，的確是威脅。以巨大的中國，而怕小小的日本，焉能相提並論？麥帥袒日，日人媚美，事出有因，却也不如渲染之甚！我們何嘗不希望美國援華？何嘗不希望改善美國對華的不良印象？何必自責覓而責人則苛呢？

王世杰外長自美返國，中途觀察日本，到上海發表談話，認爲中國報紙所傳日本情形，與事實不盡相符。這話大約也是這種意思。不久，蔣主席在北平談話，認爲中國但求自强，不怕日本復興。這態度是正確的。這估計也是對的，可惜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指出日本走上復興，我們應當如何樹立對日新政策，這一步是不可少的，因爲儘管不是威脅，却仍舊是問題，而且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是不是因爲日本不能威脅我們，我們就可以聽由美國去支配日本，不必理會呢？這却大大不然。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是遠東全局的核心，豈容我們忽視？我們暫時撇開對蘇關係不談，因爲至少就目前看，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惟想在兩大之間，有所周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一鐵**

壁」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不以美國爲馬首是瞻。除去對蘇關係不談也就等於除去國防不談。此外，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就是中日美的三角關係，而這三角關係，主要的也就是彼此之間的經濟關係。

這問題好像國內還不大有人談及。筆者不敏，在此提出一個方案，請讀者不吝指正。

中日美的三角關係，分析起來，恰巧可以分成三條邊來說，這三條邊是，

——

（一）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二）中日之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

（三）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

先要解釋的是「合作與競爭」。一般誤解，以爲合作與競爭，二者水火不相容。這是觀念論只講名詞，不問事實的錯誤。只要一體會現實生活，就立刻悟到二者時常並存。而外交的要諦却正在既合作而又競爭的妙用。舉一個相關的例證，近年澳洲外交，相當活潑。在聯合國中，澳洲不辭仇蘇，但關於太平洋島嶼託管，却反對美國的一網打盡。對日和約，澳洲領導英集團支持美國主張，而漁權與商權，澳洲却又反對美國獨吞。這就可以說明，唯有用合作，才能取得競爭的力量，唯有競爭，才有外交，否則只有點頭畫諾，求人援助，有何外交可言？

（一）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是說中國建國，日本復興，很自然的有相輔相成之處。中國如果不合作，日本需要的許多原料，都成問題。日本如果不合作，中國也難免失去了許多買便宜貨的機會，不得不從其他各國去高價訂購。這後一點，國內有許多人沒想到。但問一問交通部，機頭枕木，是不是日本的便宜，便可知道。問一問工廠，化學藥品，顏料五金，是不是有的還得用日本貨？更加明白。反過來說，中日兩國都要發展工業，却又難免競爭。筆者主張，中國應當採取兩點態度：

甲、學習性的合作競爭——許多日本的商工技術，中國很需要。而在美國，因爲他們已經進步到大規範的方式，反倒學不着。日本技術者，國內一時用不了，許多人希望去中國，中國也不妨聘用。我們幫他們解決失業問題，甚至於局部的人口問題，而我們利用，借此學習，他們的技術，因爲工業上的競爭，應當先注意技術上的競爭。

乙、選擇性的合作競爭——有的工業，中國適於發展，有的工業，日本已經很發達，中國一時可以從緩的，我們不妨暫時給日本留一條路。換言之，在部門上，或至少在數量上，不妨通盤籌算，互通有無。表面上，中日合作，是中國對日本在競爭上讓步了。其實不盡然。我們儘可以在不必要的部門上讓步，避免無益的競爭，而把握住必要的部門，減少日本在這方面的競爭。這如果能做到，不是讓步，而是勝利。

這些問題，希望國內工業家，經濟家加以研究。在計劃經濟時代，中日間的經濟區分關係，也應當有所計劃。至於計劃之促成，則有待於外交當局的努力。

（二）中日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這一方面，筆者特別要提出來說，中國輿論反對美國借款給日本，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中國反對，美國還是借。反對了，美國也不會另借給中國，我們應當換過立場，贊成美國救濟日本，却同時向美國指出，如果目光遠大，應看到中國前途的發展，還在日本之上。也可以分兩點態度來說：

甲、優越性的合作競爭——美國援華是長期的遠大計劃，美國援日是急效的小額投資。性質不同，彼此有合作可能。尤其如果中日之間的工業能取得分工合作的約定，美國的遠東援助顯然可以分爲兩種。相信中國採取這樣一個正大光明的立場，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會有所改善的。

這倒也並不是什麼說漂亮話。從趨勢上看，美國勢力跨過太平洋，走上亞洲大陸，無可諱言。她對於中日兩國，都不會放棄的。中國內戰，她只能先投資於日本。中國安定，當然她要協助中國建設。遲早會演變出這樣的局面來的。我們大可不必爲了五萬萬借給日本，而不借給中國，自低身價，和日本爭風吃醋。我們應當以十個二十個五萬萬做目標，不借則已，一借就要超過日本。同時要先看到美國既援日，又援華，她也不願意兩筆投資，自相衝突。我們應該早定方案，有的不與美國援日衝突，有的希望美國考慮對華的長期建設借款而修改她對日的投資。

乙、領導性的合作競爭——日本不能與中國平等較量。她是戰敗被佔，跳不出美國的如來佛掌心。中國却不同，雖然需要美國協助建設，却仍不失爲東南亞洲的盟主。我們不會全面開放，由美國主動的任意投資。中國的自主不應該因爲借款而喪失。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領導日本。因爲日本何嘗甘心，聽憑美國支配？我們如果能樹立榜樣，使日本政治界經濟界領袖有所覺悟，那末美國對日本的投資也會逐漸的受到其應受的限制，使日本的經濟稍稍可以恢復她的自主和獨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固然是與日本合作，同時也會影響到使我們對日本

的競爭有利。因爲日本爲了恢復自主，不惜拒絕美國過度的投資，在這時候，這一部份剩餘的美國資本，又很可能轉向中國，遷就中國的條件。

說起來，這又像迂闊的夢想。但國家要強，外交打起精神來辦，未必不可能？在這裏面不僅是公式的外交，狹義的交涉，而是全面的外交，包括經濟磋商，政治運用，新聞宣傳！我們一方面固然不願意日本的復興走在中國的前面，應當競爭。另一方面，日本的復興加上中國的復興，若相配合，豈不相得益彰？而對於美國，中日二國同樣的站在被協助的立場上，是不是應當攜起手來，共同爭取較有利的條件？是不是應當合作？

（三）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這與上述兩項問問，完全不同。這是抗戰十四年應有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勢力應當伸展到日本去。暫時因爲內戰而誤了機會，但如果安定，未嘗不能挽回。日本的復興，不應當由美國完全支配。因爲這有兩點不利。第一、美國完全支配日本，久而久之，會養成他對東亞視同「經濟植民地」的心理，而企圖將這套辦法，也移用於中國。第二、美國完全支配日本，對中國是一種近逼的威力。太平洋變爲美國內海，非中國之福！

是不是能打破美國的包辦日本呢？佔領日本完全歸美國負責，目前當然無法打破。但和約訂立，美國便不能繼續包辦，澳洲之主張早訂對日和約，正也爲此。而且中國也有一項極有利的條件，可以抵制美國，使其不得不遷就中國，和中國合作的——那就是原料。別國雖有原料，但價格不如中國低廉，運往日本，也不如中國近。憑着有原料的力量，中國應當採取兩項態度：

甲、參加性的合作競爭——美國資本，日本人工的「工廠國家」，究竟不能確保原料的取得。中國不應該把原料輕易出售。而應該主張以原料入股，使這「工廠國家」變爲美國的機器股本，中國的原料股本，和日本的人工股本。中國在日本的華僑，水準太低，在現代競爭下，當然失利。可是如果政府援助華僑，以原料來配合華僑對於日本的知識和關係，以外交來打通美國的關係，頗可一爭長短。

乙、支配性的合作競爭——中國不但要參加日本的復興，在某種程度下，除了美國的資本支配，中國實在也握着相當的支配權，不過看我們自己如何運用罷了！支配的方法就是統制中日之間的貿易，而着重以貨易貨的方式。中國供給日本工業原料，但是有條件的，中國要訂購一定的貨物。例如煤鐵，中國可以賣給日本，但日本必需賣給中國多少機器，多少火車頭。中國的鹽和日本的木材都是自然資源，好吧，用鹽換枕木。

換言之，中國的原料附上易貨條件可以在無形中鼓勵某種日本工業，而抑制其他日本工業。這便可以簡接的減少中日之間其他工業的競爭。所鼓勵的日本工業，多數是中國復興的過程中，需要日本配合的。這是一種極有利的支配。日本要原料，不能不答應我們的條件。美國只圖賺錢，也不一定堅持要做那一種工業。只要我們努力去力爭，實在大有實現的希望！

講了三角的三邊，其實只是一個三角。這中日美的三角之中，有多少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既有協調，又有矛盾。有的問題是這一方面相合，另一方面相反。這全在各種專家的多方面的推敲，然後在外交上去執行。在矛盾之中去競爭，在競爭之中去合作，而合作再換得競爭的力量。

筆者的意見只是門外漢的芻議，也許是過於樂觀的理想，也許是和事實相反的預測，但最後願意提出一些基本的態度來，供各方參考。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通觀遠東全局，面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我們應當確立方針。

立國之道，需要生存競爭。和平之本，故需要共濟合作。中國對於日本，既無理由結不解之寃，永相反對，亦無理由盲目寬大，自甘落後。中國有中國的前途，日本有日本的出路。問題是大的中國與小的日本，如何適應而能各得其所。中國對於美國，一方面雖然希望美國合理的協助中國建設，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反對美國商業勢力在遠東的過度發展。其理由極簡單，希望協助是爲了建國，反對美國勢力過大也是爲了建國。中國對於美日之間的關係，也是同樣，贊成日本發展爲和平的「工廠國家」，却不贊成全由美國去支配！

在這種光明正大，不偏不倚的立場上，深盼國內早日安定，在外交上樹立旗幟，取得美國的信任博得日本的欽佩。進而發揮合作競爭的原則，謀求整個遠東經濟調適的基礎。這才可以賡續抗戰的光榮，跨過內戰的挫折，而名正言順的把握東南亞洲盟主的地位。（一月二十六日東京）

華北讀者公鑒

本刊華北航空版決定出到三卷二十四期爲止。以後華北各地讀者，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第四卷第一期以後的售價，現在還無從決定。讀者如早日訂閱，當仍照現在的價目計算，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此啓。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儲安平

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載：律師程孟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郵局「欠資」一千五百元的一封信，程律師認爲郵電加價還沒有完成立法程序，郵局補收「欠資」等於收受「不當得利」，因于第二天向法院控告上海區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這個案子經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淩元慶「不經言詞辯論」，判決程孟明敗訴。判決理由，認爲此次郵電加價，係經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國務會議依法爲國府之最高國務機關，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並依歷辦成案，國務會議以修正法律規定而先飭執行者已有實例……因此認爲國務會議有權宜處理之權，也就是說，郵局執行法令加收郵資，非不合法。

一月二十八日同報又載：程孟明律師經地方法院判決敗訴後，復親撰訴狀，向地方法院控告承辦此案的推事淩元慶瀆職，原文如左：

「爲自訴瀆職事，按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爲枉法之裁判者，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有處罰明文。被告爲上海地院民庭推事，有審判之職權，其審理自訴人與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爲欠資不當得利事件駁回自訴人之訴，應認爲枉法之裁判。在原判所持駁回自訴人之理由，係採本月八號南京之電訊，謂國務會議有制定立法原則之權；郵電加價案既經國務會議通過，即可生效，且已經有實例云云。而判決之時間係在本月二十日；自訴人曾於本月九日具狀續陳理由，駁斥該項電訊（即原判所持之理由），被告不得諉爲未睹。於本月二十日作判決時，對該狀隻字不提。蓋自訴人在該狀申述國務會議固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但無制定法律之權，立法原則並非法律，故國務會議之權宜處理似不能發生法律之效力，即不能認爲有法律上之原因；已往實例，顯屬錯誤，憲法公布以後不容再誤，理由至爲充分；一經斟酌，即無從駁回自訴人之訴，久爲被告所深悉。故一筆抹煞，隻字不提，竟以駁回，實屬故爲枉法之裁判。」

我們對於程孟明律師個人，一無所知。我們在此要評論的是這個案子所代表的精神：

一、這個案子的法律目的在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而在這個要求的背後，表示自訴人否認這次郵電加價爲合法。我們若以常識判斷，將無人能承認：程孟明律師控告的眞正目的乃在追回那「一千五百元」！程孟明所爭的，不是那「一千五百元」的法幣，而是「不承認任何非法行爲」的一個原則。他爭的是原則，不是金錢。

二、程孟明第一次控告的對象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但是我們必須假定：程孟明和李進祿之間並無任何私人的恩怨。程孟明所要控告的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而不是李進祿先生。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與控告李進祿先生，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公事的，後者是私人的。這個案子，程孟明要控告的實在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而這個被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的代表人恰巧是李進祿。這個案子雖然涉及李進祿，但與李進祿私人並無任何關係。我們已假定程孟明與李進祿私人之間素無恩怨，因之，程孟明不因與李進祿個人無恩無怨而不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同時控告了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後，並不表示程孟明和李進祿在私人之間已有任何糾葛介蒂。我們必須分清，這是兩件事。程孟明在第二次控告中控告地院民庭推事淩元慶，其意義同。

三、這次的郵電加價，即使在政府自身，也曾引起極大的波瀾，立法院和監察院都强烈表示過反對的意見。但是在我們這個「法治」二字已失去嚴竣的解釋的國家裏，各種事情都在糊裏糊塗中渾，在郵電加價業已在「無聲」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實下，程孟明律師獨獨要提出法律控訴，否認這個郵電加價的合法地位；這就表明，程孟明律師這箇行爲在這個混亂、消沉、沒有是非的社會裏獨具一種意義。程孟明律師大概是一個個性堅强而又具有正義感的人，再加上不幸他又是一個律師——一個以維護法律爲終身志職的人物，使他在他良心

及性格的混合感情中，很自然地發生這種爲維護法律爭取正義的行爲。在常識上，在目前這種社會情形之下，他這個「官司」打得贏打不贏，恐怕人人都能不卜先知，但是他却要幹一下，幹一下不算，還在幹下去，連判決他敗訴的推事他都控告起來。他第一次的控訴業已敗訴；他第二次控訴的結果如何，現在不知。但我們要注意的，不是他那「官司」的贏輸，而是他在這個案件中所表現的精神，一種爭是非而不計成敗的精神。

我們于敍述事實並加分析以後，茲願一述其感觸。我們認爲程孟明這種精神，正是今日中國最缺少並亦最需要的精神。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已是一個祇有權力而無是非的時代。一切有權有勢有鈔票的人，都可橫衝直撞，消遙自在。甚至知識在這個年頭也變成了壓迫弱者的工具，知識已與道德脫離，良心與公道在這夜霧中幾乎不能發光。前些日子，上海有一家正餘紙烟店藏有白銀一萬多兩，被官方沒收，當局竟擬處分：銀圓每枚以法幣一元强制收兌。照這個辦法，那一大箱白銀，祇能換得一萬元法幣兩張，該店店主十九年的積蓄，到頭落得祇够買一包香烟。然而當局却說，這個强制收兌是有根據的，因爲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使用法幣以後，當時規定法幣一元兌銀圓一枚，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財部公布的「銀幣銀類兌換法幣辦法」也是規定法幣一元兌換銀圓一元的。合理不合理是另一問題，法律如此規定，是沒有辦法的。（見三十六年十一月廿六廿七上海大公報）。執行的人祇管根據法律，然而存在的法律是否合理近情，却無人過問。一切與人民福利權益脫節的法律，竟沒有人加以廢止或修改，而一切剝削人民福利權益的法律，則如雪天的雪片，源源而降。社會上不是完全沒有正人，但法律不能保障正人，結果正道被邪道壓伏，誰出頭誰就倒霉。在這種情形下，大家都惶惶恐恐，戰戰兢兢，到處是「明哲保身」。好人既都明哲保身，壞人自然越來越無法無天，以致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完全失却了道德範籬的沒有生氣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政府正用各種力量以求社會的安全，企圖維持現存的局面，但在現局下，却到處潛伏着不平、積怨，和難於遏制的憤怒。目下到處流露着不穩的情緒，而有爲都變成爲消沉，建設都變成爲破壞。照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怎麽得了！但是國家到底是我們大家的。有志氣有血性的人還是應當自動起來，爲正義爭一爭，爲是非爭一爭，成功失敗是一件事，我們責無旁貸又是一件事。今日中國最缺乏的精神就是一種戰鬥的精神（fighting spirit）；全神貫注，勇往直前，或者與惡勢力奮鬥，或者向新事業創造，方面雖異，戰鬥則一。這種戰鬥的精神是今日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力量；假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完全沒有這種戰鬥的精神，我們的國家實已名存實亡，毫無希望！我們想信我們的國家有其前途。就我們的體驗言，在今日中國，無論那一地域，那一階層，那一職業，那一年齡，都有不甘自棄的有志之士，憑其熱血，希望把國家弄好。我們號召今日中國一切有志氣有血性的人們，應當提高我們的情緒，堅定我們的信念，喚起我們的勇氣，不要放鬆我們的勁道，向我們的理想邁進。程孟明律師這種打官司的精神就是我們極好的榜樣。在落伍的、沒出息的人的想法中，以爲這是胡鬧，以爲這是神經病，聽說上海有些報紙記載此事，所用標題，都帶些挖苦味道，但在我們看來，這是頭等有價值有意義的行爲。我們並不知程孟明律師爲如何人，但這個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關，我們不管這個人姓張或姓李，我們所提倡的是這個案子所代表的精神。我們要將這個社會從舊變到新，必須先使我們自已的觀點從舊變到新，我們對於一切事情應有一個嶄新的看法，一個跳出舊圈子的看法。我們要和舊的奮鬥，戰勝舊的，打倒舊的，才能將新的提長出來。時局越來越使我們苦悶！但苦悶何用！苦悶是消積的，我們要從苦悶中衝出來！

本人心中有一個意思，多年未吐出，現在乘此一述，請求讀者指正。我常感今日社會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我們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應當使之合理公平。改革社會有兩個方式，一個是以暴力在根本上推翻這個社會，一個是在既存社會制度中求其改變。現已有一部分人走着前一條路，我們沒有走前一條路，但我們應該在後一條路中多做一點事情。做總比不做好，多做總比少做好。現在一般老百姓受的欺侮太多，受的委屈太甚，「法律」究有多少尊嚴，此處不談，但我們的正路是在法律之下控訴。「打官司」有三個條件，即有錢、有時間、有法律知識。這些條件非人人所能具備，因之，我們認爲，在律師界中，不乏有志之士，他們是不是願意犧牲一點時間和收入，來做一點公共事業，替我們的國家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在理想上，一切受非法壓迫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我們應當替他們打官司，爲他們申不平、雪冤枉、解苦痛。這個理想是偉大的，但在實際上，也許一時未必辦得到，因爲今日一般人民中要申雪的寃枉苦痛實在太多了。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暫時規定一個範圍，挑幾件有關大原則的事件做一做。譬如政府如有任何違憲違法的行爲，我們即進行法律訴訟。打官司要錢，但我們相信社會各界必有很多熱心的人士，願爲這種爲公共福利而奮鬥所需的費用，捐出錢來。新聞界言論界的朋友也必有人願意參加，來共同討論訴訟的應否進行或傳播案件的情形。官司一級一級打上去，一直打到底。打贏了，全社會有利，打輸了，至少可以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與瞭解，從而促進法律的改革。這是一個促進法治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改

革運動。

我們願意再進一步說。在爭取言論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認為言論界自身所負的責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同樣，在爭取司法的獨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負的責任也比其他人士為重。司法界的朋友不要以為我們這種建議是和司法界為難，我們的目的實在毋寧說是幫助司法界的朋友爭取司法的獨立。所謂司法獨立，就是要不受權勢的干涉。按照戴雪教授（Albert Veun Dicey）之言，法治的真正意義是「武斷權力之不存在」。要爭司法獨立，必須堅決抗拒任何武斷權力的侵犯。司法界的朋友假如感覺力量單薄，我們全社會來做他們的後盾。我們上述的建議，乃在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今日中國法律的效力及其尊嚴。我們要幫助司法界的朋友在法治的精神下完成其任務。我們和司法界的朋友是合作的，不是處於對立的。和我們處於對立地位的乃是壞的法律、壞的法官、以及一切破壞法律侵犯法律的人，而非法律、法官，或一切維護法律的人。

一月三十日上海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蔡維藩

人們都承認，今後世界危機的解除，須求之於美蘇二國相互瞭解，然而問題就在於她們二國能否相互瞭解？

去年六月十六日，華萊士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主張杜魯門與史達林在柏林舉行會談，解決一切糾紛，消弭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他提出的辦法是：

（一）杜魯門與馬歇爾應邀請史達林與莫洛托夫，在柏林舉行和平商談，以求成立解決兩國間一切問題的協議，倘杜馬二氏能和史莫二氏誠懇商談，協議必能成立；

（二）美英二國須將她們在近東控制的大量石油資源讓一部分給俄國；

（三）美國須提議，完全禁止一切武器的國際貿易，以為將來美蘇成立原子能管制協議的初步；

（四）美國全部軍火工廠立即收為國有，由人民掌握這些工廠的控制權，而不許私人從保衛國家安全的忠誠職責上尋獲私利；

（五）放棄杜魯門主義及以武裝供給俄國政治仇敵的反動政府的政策；

（六）貸款給俄國，協助俄國戰後建設，並為美國工業換取俄國原料。

最後，他說，「如果我們記取在社會主義的思想中是不包含犯罪成分的，我們是能夠在和平中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往來的」。

這是華萊士去年遊歐返美後最動人的一次演講。姑作華萊士這建議完全成為事實的假設，我認為結果不過是美國依照他的辦法，在「退讓」和「給予」兩個條件上，和蘇聯完成類似雅爾達或波茨坦協議的協議，其距離一般人所希望於美蘇二國為消除今後世界危機而求相互瞭解的程度，依然甚遠。

我並不否認美蘇二國主政者皆具有企求彼此相互瞭解的心願。

美國前國務卿赫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七十五歲生辰那一天，發表一篇呼籲世界團結的書面談話，他說：「我們所接受的最艱巨的一項責任是竭盡我們世界領導的地位，以爭取世界團結與合作，為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而努力。接受為這種工作的領導是每一個愛好和平國家的責任，而大國的責任特重，因為它們幅員廣大，歷史悠久，賦有巨大的軍政與經濟力量。……大戰期間，美國與其他大國都曾一致努力於促成戰時團結，並為戰後愛好和平國家繼續團結奠定基礎，而今日美英蘇中法的亟須團結，也不亞於當年戰事最艱危的時期。……只要大國能一致到底，那末不論工作如何艱巨，一年以前的軍事勝利，一定會變成為持久和平。如果這些國家內部或國際之間存有不可挽救的分裂，那末後患之巨，無可計量。今天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家的最大任務，就是對於和平、正義、自由三者關聯的思想要保持信仰，這種思想會促成戰時團結，也會促成確保戰後團結的努力。當代的政治家們果能在這個歷史最危險的關頭，運用其勇氣，力量以及百折不撓的毅力，堅持上述方針，那末全人類將永遠對他們感激無已，我相信在這種嚴重的試驗之中，他們是不會辜負人們的期望的」。

斯退丁紐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號「讀者文摘」發表以「美蘇能和」為題的

文章，他從羅斯福對蘇聯的態度說到聯合國的精神，在結論中，他說：「我們不要把美蘇間思想上的爭端過分誇張，這些爭論還不致引起戰爭。在十字軍東征期，有人曾以爲回教國與基督教國不會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時，也有人以爲天主教國與基督新教國不能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這種思想都已證明是謬誤的。我們以爲私有資本國家與公有資本國家不免一戰，也犯了同樣錯誤。我們的方針是使聯合國組織內外的國家共同合作，力求共同福利，唯有這種福利，積極的福利，才能化險爲夷，化凶爲吉。」講到和平合作，他强調的說：「爲和平而加强合作，我們就可減少在觀念上的爭論，事實上，我相信，爭論一定會減少，爭論減少是對我們有利的，蘇聯對我們世界合作的性質了解越多，他們自己的生活亦將越自由。」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日貝爾納斯由巴黎回國，發表談話，外國觀察家認爲係「美國對蘇聯的最後呼籲」，他說：「吾人決不以自己之意願强制他人，但吾人必須明白他人並不認爲彼等可以彼等之意願强制吾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國務卿馬歇爾發表援歐演講修改杜魯門主義，並曾促成戰後英蘇法三國首次爲歐洲經濟復興而召集的外長會議。十一月卅日「華盛頓郵報」發表其與「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磋商寫成的「馬歇爾計劃」與「援歐方案」一文，認爲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歷史中可以算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眞正和平開始的日子，而馬歇爾對歐洲復興的方針是積極的，他打開大門，請蘇聯在復興方面合作，而非對共黨加以阻礙。

兩年來，美國經由這幾位主政者連續不斷的表現其對於美蘇二國由瞭解而合作的信念、願望和方針。

在一九四六年九、十及十二月，史達林三次答復美英方面私人向他提出關於美蘇關係的詢問，並於事後予以發表。

九月廿四日發表史達林給予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的書面答復，他否認「新戰爭」的眞正危險的存在，否認美英有意製造對蘇的包圍，否認蘇聯具有利用德國抵抗西歐的政策，否認西歐共產黨聽受蘇聯指揮，他承認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是無條件的可能的，承認蘇聯本身愈向共產主義前進，蘇聯與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愈增加，承認共產主義實行一個國家之內是十分可能的，而在像蘇聯這國家之內尤其是可能的」。

十月廿一日，合衆社總經理白里提出三十一個問題，電請史達林答復。數日後，史達林在答復中，否認貝爾納斯所謂美蘇間的緊張關係已形增加，希望戰時盟友間建立友好關係，並能在前軸心國家方面消除戰爭爆發的危機。

十二月廿一日小羅斯福訪問史達林，二人關於美蘇關係的問答：

小羅斯福問：「你相信，像美國這樣的一種民主政體，和像蘇聯這樣的一種共產主義的政體，共處在這個世界中，而任何一方沒有企圖對另一方的國內政治事務實行干涉，還是可能的嗎」？

史達林答：「是的，當然相信，這不但是可能的，還是賢明的，而且是完全在現實的範圍以內。在最奮發緊張的時代，戰爭期間，政體方面的差異，並不會沮撓我們兩國聯合在一塊，以消滅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代，繼續這種關係，就更加是可能的了。」

小羅斯福問：「自從羅斯福逝世以來，我們兩國之間友好關係與了解的減少，你認爲應歸罪於什麼呢？」

史達林答：「……正相反，關係已經增進了……但是，就破壞和平或軍事衝突的意味說，我並看不出關於這方面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沒有一個大國在目前能夠驅使大軍去對別一個同盟强國作戰，卽使它的政府很想這麼幹的話，也是決不能夠的，因爲在目前一個國家，如沒有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打戰，他們都對戰爭厭倦了，而且也沒有大家可以理解的目標來替新戰爭辯解。人們將不知道爲什麼要打仗，因此，關於美國政府的一時代表們正談論我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一節，我看不出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鑒於所有這些考慮，我認爲新戰爭的危險是不實在的。」

小羅斯福問：「你贊成我們兩國之間廣泛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嗎？而且你也贊成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嗎？」

史達林答：「當然贊成。」

赫爾，斯退丁紐斯，貝爾納斯及馬歇爾都是大多數人認爲能夠爲美國優良傳統有所表現的代表人物，而史達林則是蘇聯國內說話最有分量，最能負責任，也最具指導其人民的勢力的領袖，我們讀了他們各人上面親口說的話，怎能相信美國或蘇聯當局會有一時，領着他們的國家，向着兩國相互瞭解的相反途徑走去？然而今日事實上美蘇之間能否相互瞭解，確成問題，豈非怪事！

我們不必作空論，且拿幾件實事作參考。

上面說過，小羅斯福訪問史達林，問他是否贊成美蘇之間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當時史達林的答復是：「當然贊成」。眞的，美國許多社團已經這樣做了，美政府並且協助他們怎樣做。一九四六年他們很熱烈的做。二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杜資博士，經由蘇聯駐美大使館，邀請蘇聯若干著名學者，包括卡比沙朗遁、代維諾夫等教授，參加該大學

之二百週紀念；同時，洛氏基金會亦向維諸格拉杜夫與龐特利亞勒兩敎授發出請柬；三月，波士頓交響樂團團長凱伯，經由美國駐蘇大使館，轉致蘇聯外交部邀請書，邀請列寧格勒交響樂隊指揮馬文斯基於十月或十一月赴美，爲波士頓交響樂團之上賓；五月，美國駐蘇大使館代波士頓交響樂團，轉致蘇聯外交部一函，建議蘇聯政府，允許該團自費赴蘇，演奏兩週，門劵收入，聽憑蘇方指示，捐贈當地公益機關，藉以酬謝戰時蘇聯對美偉大合作；七月，美國商務部翟普與羅澀訪蘇，與蘇聯高等敎育處商討美國康乃爾大學敎請蘇聯研究生四名赴美從時研究工作，並担任若干俄語講授課程，而美方並不堅持以派遣美國學生留蘇爲交換條件，蘇聯高等敎育處有意接受；八月，蘇聯戰爭救濟處代表訪美時，美國楊格博士建議以設備完整之盤尼西林工廠一座，供蘇聯使用，並建議美蘇兩國互相交換科學家，尤以醫藥科學家爲主，此後，楊格曾就此事與蘇聯衛生處商討；十二月，美國權威地質學家耶魯大學弗羅特敎授，致函蘇聯科學專校校長，建議他與蘇聯地質學家共同進行實地研究，並就蘇聯洪積期之地質特徵與彼等會商；十二月，美國婦女俱樂部聯盟主席迪金生夫人，應蘇方邀請，考察蘇聯善後工作，並研究蘇聯福利計劃，當時決定以聯盟名義，在美國設置蘇聯女生留學奬學金一名；一九四七年一月間，美國大使館代轉兩項建議，一是美國舞蹈經理赫洛克，建議邀請蘇聯歌舞團參加一九四七年春節紐約的都城劇場舉行的國際跳舞會，一是美國公共衛生處總醫官，建議要求蘇聯政府准許霍契加，希姆及希爾等三位美國醫師，訪問蘇聯，從事研究癌症治療方法。這些建議，邀請及要求，除迪金生夫人的設立蘇聯女生留美奬學金事，不久接獲蘇方通知表示謝絕外，蘇方全都未予美方答復。二月三日，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綜合上述建議，致函莫洛托夫代爲重申前請，他在函中首先說：「最近報載史達林元帥於接見小羅斯福之時，曾鄭重表示，渠贊成美蘇兩國交換文化與科學情報以及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與敎授等。余對於此事，極感欣慰，因余素來竭力主張此種交換，此爲閣下所知者。此種交換足以推廣接觸之基礎，以便貴我兩國人民能瞭解彼此文化生活爲目標。最近吾人在此一方面，已有若干進步，尤其關於文化與科學出版物之交換，但在通盤計劃方面，仍有不少須待完成者。余拜聆史達林所發表之意見後，大受鼓勵，用特請閣下注意上述交換性質之若干建議，此等建議均爲美國各團體交由本大使館轉達者，現正等候貴方之同意，以便付諸實施。」據二月十九日華盛頓美國新聞處電稱，史密斯大使迄未獲得蘇方回訊。一九四六年九月間，美國前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致函史達林，提議由美國商人組織委員會，赴蘇考察，以便通過貿易關係，促進兩國合作與諒解，他在函中這樣說：「很明顯的，我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好的了解，互相猜忌祇會妨害大家的利益。……你可以回想一下，當我們訪談期中，我們曾經研究過組織一個美國商人志願訪蘇團的計劃的，還訪問團可以和由蘇聯經濟及生產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共同研究如何發展兩國之間貿易的計劃與方法。不知道你現在是否仍舊相信這計劃可以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趨於密切？憎恨仇怨是很難在一種愉快的與互惠的商業關係中產生的，我們在促進彼此繁榮之中，將進一步有更深的了解、」納爾遜這封信也沒有下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美國向蘇聯建議舉行兩國商務會議，美政府準備貸款蘇聯十億萬元，美國商務部俄國司並就蘇聯建議需要分別估計。一年以來，商務會議及貸款，皆未成事實，上面說的種種建議，也沒有消息，連一九四六年九月及十月美國向蘇聯兩次要求舉行一百一十二億餘元租借結算談判，遲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國務院提出第三次要求時，蘇聯迄未答覆。去年下半年，美國人士希望遊歷蘇聯，多被婉言謝絕，向蘇聯使館請發護照，使館人員往往以莫斯科旅舍設備不週，住食不方便爲不發護照的理由，後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要趁遊歐之便遊蘇，蘇聯公開表示不歡迎，雖以考察美國駐蘇使館工作爲理由，蘇聯亦不同意，莫斯科廣播及報章甚且說；「蘇聯不是可以讓人偵察的國家」。在美國人看來，美國團體建議和蘇聯作文化工作及人員的交換，蘇聯不理睬，要求遊歷蘇聯，蘇聯不允准，蘇聯抱着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從蘇聯方面來看。我記得讀過這樣一則新聞：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蘇聯消息報、眞理報及紅星報記者，應邀赴美觀光，美國團體熱烈招待，他們走了幾個都市之後，美國招待人士問他們：「你們看美國怎樣？」他們答稱：「你們美國這一套甚對，但我們蘇聯那一套也是對的啊。」後來美國招待人士對他們作進一步建議的說：「給你們再到我們美國私人家庭中住幾星期，看看我們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蘇聯這幾位記者婉言謝絕。

最近蘇聯頒布其最高蘇維埃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禁止人民與外僑談話法令，規定外交部爲對外交換情報之唯一機關，此外，除對外貿易部及店員，侍者與售票員依照限制範圍得與外人接觸外，違反法令者須受刑事處分。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美國之急求蘇聯瞭解她或求瞭解蘇聯，似乎都急得有點像太寒傖，又有點像太暴發戶的樣子，要從自家到人家，大擺其富，而蘇聯之不急求美國瞭解她，或她瞭解美國，其表現則似乎有點像鄉下姑娘，害怕，害羞，老是左右躲避。爲什麼美蘇兩國是這樣

的不同？這就是我要在下面試作解釋而深願和許多朋友共同研究的一點。

站在現階段來說，美國今日的一套，包括生活，思想，制度以及一般文化在內，總算發展到十八世紀以來歐美及其他許多國家和民族追求近代文明進步中的最高程度，她在這種文明範圍中是已成型的，也是具有這種文明的代表地位的，蘇聯今日的一套，也包括生活，思想，制度以及一般文化在內，則是近三十年蘇聯自已努力實驗與少數國家和民族中一部分人希望模仿的一套，她在她認為一種新文明範圍中是在成型過程中的，有些是已成型的，但大部還是將成型的。根據這一界說。我們似可引用一個粗淺的譬喻來解釋。

譬如美蘇各製一套茶具，美國已將茶壺茶杯全套製成，蘇聯則剛將茶杯製成，茶壺仍在設計中，或製造中。美國認為她這一套茶具已臻於上品，希望蘇聯前往參觀，同時，也很想參觀蘇聯，似乎心裏認為自已的一套是上品，還要蘇聯也承認她的一套確為上品；蘇聯則認為她自已的一套正在製造中，將來全套完成，必較美國的一套為優良，現在却只有半套，美國要參觀，只宜參觀這半套，如對這半套就來些評長論短，那就索性掛起「工廠重地，謝絕參觀」牌子，免生麻煩。

如果這譬喻能成立的話，我似乎又可進一步這樣說：美國急於要求別人參觀她瞭解她，也急於鼓勵她的人民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蘇聯則反乎此，她不大願意別人來參觀她，瞭解她，也不大鼓勵她的人民去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要問這是為什麼？這也可以用譬喻來解釋的。譬如說，這次大戰期間：美國人足跡幾遍天下，他們帶着他們那一套，走到世界許多角落，各地人目睹他們一切，對他們叫一聲：「美國頂好」，而美國人在許多地方很自然的拿自已一套和別人一套親身經歷的作比較，回國之後，多半情不自禁的說一聲：「還是美國頂好」。因為美國從別人參觀她，瞭解她，或從她參觀別人，瞭解別人，得回來的總是一個「美國頂好」，美國就急於要求別人參觀她，瞭解她，也急於鼓勵她的人民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蘇聯則不能這樣做，她怕這樣做，結果換回來的是「蘇聯不頂好」或「蘇聯頂不好」，因為「不頂好」或「頂不好」，對她影響不良，也許對她國內的影響更不良，況且蘇聯自信將來她的一套必可較別人為優良，又何必在目前急急作還不宜作的彼此參觀與瞭解。然而美國似乎還不大懂蘇聯這種心理，她的政府，團體及私人還在急求參觀蘇聯，瞭解蘇聯，她們什麼都要和蘇聯交換，要求交換科學家不成，要求交換學生，再不成，要求蘇聯派學生留美，美國不堅持派學生留蘇，羅斯福夫人且提倡美蘇兩國交換思想，這簡直「逼人太甚」了！蘇聯讓他們弄得越來越恍惚，越求躲避，而他們越來追求，越追求不成，越要追求。這好像一個男子向一個女子追求愛似的，另的太寒傖，或太豐富，拚命跟着後面追，逼得女的抱着疑懼心理，一再躲避，最後躲避不了，只好叫「搶人」。

上面作的譬喻皆粗淺，但相信美蘇兩國在求「瞭解」上面皆懷疑懼心理，為求解除這心理，本只有從相互瞭解入手，可是今日在求瞭解上面，美國愈追，蘇聯愈躲，雙方愈不瞭解，愈疑懼，亦愈不瞭解；因此，就今日情形來看，我們雖不可說美蘇瞭解是不可能的事，但至少是難辦的事。我個人認為先決條件是美蘇兩國須承認兩種不同的文化是可以並存共榮的。誠如斯退丁紐斯說，十字軍時代，不是有人以為耶回兩教不能並存的麼？歐洲宗教戰事時代不是有人以為天主教會與基督新教會不能並存的麼？這種思想都已證明是謬誤的。然為求承認兩種不同文化可以並存共榮，美國須認識她那一套已成型的文化，不可能是世界上千秋萬世的「頂好」文化，蘇聯須認識她那一套將成型的文化，也不一定是將來永恆不變的「唯一」文化，而她們兩國均須認識兩種文化合作，可能產生一種更好更持久的文化，不合作，她們兩敗俱傷，而世界文化可能全部倒退若干年。這不僅是有關美蘇兩國關係的問題，而實是有關全人類前途的問題，怎樣求得圓滿方案來解決它？美蘇兩國政治家應該動員智慧，袪除情感和偏見，領導兩國及世界學術家，把它視為學術性的問題，研究它，解決它，而不可目光短淺，斤斤較量眼前小利小害，結果害己害人；同時美蘇之外的有心人，也應從旁予他們以鼓勵和協助，而不可隔岸觀火，或趁火打刼。這決不是迂闊之談，大家能為人類遠大前途努力，美蘇之間必能相互瞭解，如其不然，任何兩國間都難相互瞭解。

提高稿費（第十二次調整）

最近物價漲得利害，本刊稿費，自二月一日起，作比較跨大一步的調整，每千字致奉國幣十五萬至二十萬元。

又：本刊前因覓屋遷址，支出鉅大，所以將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暫停兩個月。最近本刊經濟，漸已回復正常狀態，關於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較原定期限提前半月，自二月十五日起回復實行。

風雅裏的悲劇

劉緒貽

風雅及其所包含的價值判斷

人類知識活動可以分成好幾個方向，其中一個，主要是以發抒自己感情并供給旁人娛樂爲目的，大體上說，包括文學和藝術兩個領域。在一個分工很簡單的社會裏面，專門靠販賣知識爲生的人極少，文學和藝術的遺產有限，於是，這一類的知識活動，大部和當時當地大衆的實生活緊密的聯繫着，脫節的時候，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我們不必在別的原始社會中去找例子，我們的詩經，便大都是有周時候各個地方民衆生活的反映。就是在一個分工比較複雜的社會裏，專門靠販賣知識爲生的人很多，文學與藝術的遺產相當豐富，但如果社會變遷迅速，傳統的力量小，這種知識活動和當時當地大衆的實生活也不會離開得太遠。比如，美國目前的文學和藝術，便是和美國社會裏一般人的生活很接近的。但如果在一個社會裏面，一方面，分工的程度可以養活一批專門靠販賣知識爲生的人；另一方面，文學與藝術的遺產豐富，而這種遺產，又因社會變遷小，遂藉着傳統的力量，控制或影響當時的文學與藝術，於是，以發抒自己感情，供給讀者娛樂的知識活動，往往會慢慢的和當時當地的大衆生活脫節。這種脫節的現象，在我們知識生活的傳統裏，稱爲風雅，典雅，風流，或者其他類似的名詞。

造成風雅的過程，大體上說，可以分成兩種：一是脫俗，一是返古。所謂脫俗，便是在文學與藝術，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大衆的日常生活之間，做一種隔離的工作。比如說，在大衆的生活經驗中，時常有錢不夠用的感覺，然而文學與藝術很少描寫這種大衆的經驗，因爲一談到錢，便落了俗套。又比如，社會裏面，尤其是非工業的社會裏面，大部的人，都是不能離開生產勞動的；而且在生產勞動之中，往往有許多痛苦的經驗，文學與藝術，尤其是我們民國以前的，和歐洲工業革命以前的，文學與藝術，大都不喜涉及這種經驗，因爲也有不能脫俗的嫌疑。反過來說，風花雪月，才子佳人，觀魚躍，聽鹿鳴等等，都是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大衆的日常生活，距離得很遠的事物。這些事物，往往是文學與藝術，尤其是舊時代的文學與藝術，描寫的對象；也便是風雅的日常生活的大來源。從另一個觀點說，日常生活，尤其是大衆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些活生生的事實；日常生活既然不雅，活生生的東西也便是俗，反過來，有很多風雅的東西都有幾分死意。一顆年青花盛的梨樹不雅，但一株枯梅，幾片花瓣，便雅意十足。一個年青力壯的女人正在廚房中工作，簡直沒有雅意，一個骨瘦如柴的老僧靜坐在禪房之中，才了無俗韻。舊詞中有一首：「枯籐老樹棲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是大有死意的，可也十分風雅。其次，日常生活是眞的，不雅；要雅，便得是假的，至少有些假意，所以畫家們筆下的釣翁，往往持着一個沒有魚鉤的釣竿，因爲眞釣魚，或者爲了生活而漁，便有俗氣。

所謂返古，便是在現代人的文學與藝術的作品裏面，參加一些古代人留下來的文學與藝術的遺產。（其實這也是一種把文學與藝術和實際生活分開的勾當，但爲了分析得比較淸楚起見，所以我們將之另列爲一類）。這種返古的活動，大略也可以分成三類：有仿古，便是讓古代人文學與藝術的體裁，指導現代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字要顏、柳、歐、蘇，文要魏、晉、六朝，詩有仿李、杜、仿蘇、黃；畫有仿米襄陽，唐伯虎等等。有引古，（恕我自造一個名詞）。或者把古代的字引用在現代的文學作品裏面，不獨字形要古，連字音字義也要古，所以「和」字要寫成「龢」字，「予」字要看詩經裏是怎樣用法怎樣讀音；或者把古人作品裏的詞語和情節引用在現代人的文學與藝術的作品裏面，普通稱爲用典，往往一篇文章，完全是典，用從現代生活經驗中所得知識去了解，簡直不可能。也有冒充爲古的，玩金石字畫的人，尤其是販賣金石字畫的商人，爲了要把金石字畫弄得古色古香起見，甚至用各種方法，例如把銅器埋在土裏，用烟熏字畫等，把現在的金石字畫，裝成古代的，藉以魚目混珠。

綜合以上所說，凡是離開實際生活，尤其是大衆實際生活的；或者是返古的，文學與藝術的活動，便是平常我們所稱的風雅。

所謂風雅，往往包含着一種價值的判斷。那就是說，凡是風雅的，便是高尙的，美的，好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凡是不風雅的，或者是俗的便是低級的，壞的、醜的、平凡的，受人鄙視的。普通人說太陽、月亮、眉毛、口等，既不華美，也不高尙，要使這些活生生的東西變得華美，變得高尙，便應稱之爲赤烏、桂魄、新月、櫻桃等。普通人說，「發生肉體關係」，「醜得很」，文學家應該是：「櫻口假香腮，軟玉溫香抱滿懷。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才不醜，才風流蘊藉。普通人挑着擔担到田裏去加肥，推着獨輪車在山路上掙扎，平凡得很，畫家們筆下顧不到這些平凡的事，要不平凡，便得畫天女散花，月下彈琴等等。

既然風雅的東西便是高尙的，好的，美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東西，當然風雅的人，便是高尙的，好的、美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人。如果風雅的人只有一個兩個，當然彼此之間沒有什麼競爭。但是，風雅的人往往是一大羣，爲了要比人家風雅，也就是更高尙、更好、更美、更不平凡、更受人敬愛，只好提高文學與藝術活動的脫俗境界或者是返古程度。所以寫楷書的人，不及能寫魏碑或隸書的人有地位；寫魏碑或隸書的人，又不及能寫篆字的人有地位。同樣的，一個僅有文字學常識的人，不如一個能懂「說文解字」的人；一個能懂「說文解字」的人，又不及一個能懂甲骨文的人；一個偶談風雅的人，遠不如一個終生不談柴、米、油鹽，而談琴、棋、書、畫爲伍的人，受一般人的尊敬。這便是中國社會看重袁子才，章太炎，以及時下模仿這些人的一流人物的緣因。

風雅建築在俗人的勞苦上

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一文中曾經提過，知識份子的生活與知識的關係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第二，他們獲取與運用知識的活動和生產勞動沒有直接的關係。風雅的人是知識份子，他們也是完全須要社會養活的人；這些負養活他們之責的人，對他們而言，便都是俗人。風雅的人原也可以變成俗人，或者原來本是俗人，但因家裏有財產，或由戚族朋友，甚至政府的幫助，可以衣食無慮，儘可挪出時間來，從事於與風雅有關的各種知識活動，時間一久，便慢慢變得風

了。不過，平時我們注意到的，只是某人家裏有財產，某人受戚族朋友或者政府的幫助，但不再進一步的去分析，看某人家裏的財產，或其戚族朋友的財產，或者政府的財富，究竟是怎樣來的。用從前中國社會作例來說，這種來源，大約有三種：一種是地租。我們如果讀過兩晉南北朝的史籍，便可以發現南朝的王，謝，北朝的李、鄭、崔、盧都是些出風雅人物最多的家族，但同時也是大地主。一種是高利貸。在中國舊社會裏，放高利貸的人，多半也是大地主。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剩餘財富，沒有別的出路；只好用高利貸方式剝削農民，所以研究王安石的英國學者威廉遜（H. R. Williamson）認為這是北宋地主階級（同時也是知識階級）反對青苗法的重要緣因。在農業社會裏，只有這些大地主們，是很有能力收藏大批典籍，并養地一大批閒人，讓他們走上風雅之路的。另一種是賦稅，中國歷代政權，除了養活一大批臣妾以外都把一部份賦稅收入用來養活讀書人，西漢元帝便曾免過天下通一經者的賦稅，隋煬帝也曾發給在野讀書人的薪金。明太祖以後，在官立學校讀書的人，完全由政府教養，國學學生的家屬生活，有時也有政府負擔。（起源於漢時博士弟子制。）賦稅不足的時候，便產生了苛捐雜稅。（產生苛捐雜稅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緣因，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風雅之成，都是有代價的。

儘管我們文學與藝術的歷史裏面，有許多叫窮的詩人、詞客、文士、畫家，但是，假如他們沒有祖先留下的遺產，不靠戚族朋友幫助，不由政府用租稅來養活，卻要成年累月的在田間，在工作場所，為了最簡單的衣食，用手足不斷的勞動，即使他們是風雅胚子，又如何能脫離實際生活，優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變成風雅人物呢？他們其所以能如此的，都是由於他們所稱的俗人，用賦稅，地租、高利貸，以及其他各種方式，把財產集積起來，通過政府、家庭、或戚族朋友的手，讓他們不必為生活勞動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風雅是建築在俗人的勞苦上的。

悲劇的來歷

我們前面說過，要變得風雅，先得優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凡是沒有機會獲得此種經驗的人，是沒有了解與欣賞風雅東西的能力的。在農業或工業程度不高的社會裏，大部份人都沒有獲得此種經驗的機會，因此，凡是風雅的東西，便往往是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的東西；而且愈是風雅，了解與欣賞的人便愈少。平常我們所說的「雅俗共賞」中的「俗」字，乃是指的雅的程度很淺的人，并不是完全不雅的人。試問白居易的詩，柳永的詞，大家認為是非常近俗的，在全人口中，有多少人能了解與欣賞呢？俗話說：禮尚往來。人家請你一次客，你得還一回席；人家送你一盒紙烟，你也許得還一包糖，要是不還，心中多少有點不安，或者慚愧。但是，社會上一大批俗人，用他們的血汗，他們的勞苦，建築成少數人的風雅，而此少數風雅的人，卻完全沒有感覺，不知慚愧，靦顏的製造出一些東西來，讓那一大批俗人完全不能了解與欣賞，我們如果仔細想想，這該是如何深沉的一個悲劇！

尤有進者，風雅的人，除了對於那些用血汗勞苦建築他們風雅的大批俗人，完全不知圖報以外，往往還不知自足，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便故意看不起那些俗人，譏貶那些近俗的雅人；罵他們愚笨、浮淺、粗野，俗不可耐，誨淫誨盜等等。不和俗人接近，怕沾了俗氣，頂多，也不過學大觀園裏的一羣雅人，帶着一種可憐的心情，對待劉姥姥一樣，偶爾和他們開開玩笑。有時候，他們攻訐那些近俗的雅人，簡直令他們無地自容，所以明清兩朝幾部很好的白話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作者都不敢用自己真姓名發表，便是怕受不住風雅人士攻擊的緣故。再者，物以稀為貴，社會上風雅的人愈少，則這些風雅的人的地位也便愈高。因此，為了要保持或增加獨佔的利益，這些風雅的人，往往有意無意的，竭力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盡量和實際生活拉開，加長由俗入雅的過程，以資減少由俗入雅的人數。南朝時候，沈約，任昉等的聲韻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近事說，我們只要看一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便可以發見，民國初年反對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等白話文學運動的人，都是那些主要以典雅與風雅等取得社會地位的人，如嚴復、林紓等。林紓在民國八年，有一次批評白話文學運動，說是：假如照提倡白話文的人的辦法做文章，則豈不是引車賣漿者流，都可以變成文學家？這種說法，深深表現了那些風雅人的糊塗與自私。林紓的典雅，是間接的由引車賣漿者流以及和他們類似的人，用血汗與勞苦建築起來的，為什麼反過頭來，卻要阻止那些引車賣漿者流，沾點風雅的餘潤呢？為什麼要用古文譯小說，讓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呢？也許林紓等一流風雅人，在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悲劇；然而他們所作所為，不管是看不起俗人也好，企圖獨佔風雅也好；卻都深深的加重了這個悲劇的成分。本文的目的，乃在說明這個悲劇，讓我們知識階級中，有風雅傾向的人，早早的，澈底的覺悟，用各種方法，盡量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和此時此地大眾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洗刷這個歷史的悲劇。

三十七年一月六日

珞珈山

兩種曆法・兩種文化

戴文賽

剛過了年，現在又過一次年。一個多月前才度了一個除夕，現在又度一個除夕；一個多月前才在給人家拜年，現在又給人家拜一次年。在我國，活七十歲的人簡直就等於活一百四十歲。那也不錯，我國人不是認長壽為福氣嗎？不過，年輕的姑娘可就不答應了：二九佳人，你若說她已經三十六歲了，那她非同你打架不可。

今日我國同時在使用兩種曆法，正表示今日在我國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一種是舊的，一種是新的。舊的不一定完全不好，完全錯；新的不一定完全好，完全對。剛過了兩次年，乘這機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先從曆法談起吧。曆法是計量長一點的時間的方法。科學越發達，人類無論計量甚麼也都越求其準確精密。長度，重量與時間是三種最基本的數量。今日世上最通行的度量衡制度就是「米突制」。長度的單位是公分（或糎），公尺（或米），公里。重量和質量的單位是公分（或克），公斤。時間的單位是秒。地球赤道圓周約等於四萬公里。一立方糎的水等於一克。時間的單位和天文學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時間是甚麼？這個問題好像可以不必問。誰不曉得時間是甚麼。詳細一想，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牽連的問題多得很。時間甚麼時候開始？時間有沒有終止的一天？物質宇宙甚麼時候開始？生命甚麼時候開始？物質宇宙以後會變成甚麼樣子，有終止的一天嗎？生命將來如何？這些問題太艱深了。剛剛過年，還是輕鬆一下好。暫時把這些問題交給哲學家去思考吧。

我們住在地球上，我們的頭上有天，天上有太陽月亮星星。我們計量時間推算曆書的方法就是從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相互關係得到的。地球老在自轉，有這種自轉，我們才看到日月星辰每天東升西落的現象。每天的『天』（或日）就是這樣子得出來的。我們把每天分為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分為六十分鐘，每分鐘分為六十秒。地球自轉之外，同時又在繞太陽轉。這第二種轉叫做『公轉』。用自轉的時間去除公轉的時間，很可惜所得到的不是一個整數；不然的話，便不會有『閏年』的麻煩了。公轉的時間我們叫它做『年』。一年等於三百六十五日再四分之一日弱。

地球繞太陽轉，好像是太陽的衛兵。地球本身也有衛兵，就是月亮。月亮一面跟地球繞太陽轉，一面又繞地球轉。月亮繞地球一週所需要的時間：叫做『月』。『月』與『日』的比率又不是整數的；不然的話就不會有『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的麻煩了。實際上，月亮繞地球一週只需要二十七天多（對恆星而言）。為了地球同時也以同方向繞太陽轉，新月（朔）和再來一次新月（或望月與望月）相隔的時間便不只二十七天多，而是二十九天半多一點，所謂『朔望月』（Synodical month）。

現在的問題就是『年』要以月亮繞地球為標準呢，或以地球繞太陽為標準？前者就是陰曆年（學名太陰歷年lunar year或會合年synodical），後者就是陽曆年。古代的人多半採用前者，因為他們認為月亮之盈虧是最顯著最重要的天文現象。我國和日本之外，許多信奉回教的國家也都使用陰曆。不過十二個朔望月只有三百五十四天多，和地球繞太陽所需要的時間相差十一天之多。四季的變化卻和陽曆年同週期。因此陰曆便常有閏年，五年內約有兩個閏年，閏年在十二個朔望月之外加上一個閏月，總共十三個月。因此陰曆年的長短差得很多。這是它最大的毛病。

四季變化的原因就是地球的自轉軸線和公轉軸線成了一個二十三度半的角度。沒有這個角度的話，地球上便沒有四季了，冷的地方便永遠冷，熱的地方便永遠熱。陽曆的長處便是和季節同週期。我國的陰曆裏有二十四個『節氣』。這些節氣在陰曆裏總在不同的日期上面。比方說今年的立春日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去年是正月十四日；今年的夏至在五月十五，去年則在五月初四日，相差十一天（去年閏二月）。在陽曆裏則二十四節氣總在同一個日期，最多差一兩天。立春去年在二月四日，今年在二月五日；夏至去年在六月二十二日，今年在六月二十一日。春分總在三月二十一日左右，清明總在四月五日左右。立夏五月五日，立秋八月七日，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立冬十一月七日，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北平計算冬天都講三九，四九等，就是由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期，三九和四九是最冷的時候，過了四九嚴冬便漸漸過去了。如遵守陽曆，便無須三九，四九這些名詞了。每年三九和四九總是陽曆一月十日到一月二十八日這一段。

陽曆是從羅馬帝國初期的曆法改良出來的。當初每年只有十個月，由三月開始，所以九月的西文是September, Sept是『七』的意思，October（十月）是『八』，December（十二月）是『十』的意思。最冷的兩個月大家縮在房間裏不活動，所以曆書上便空着兩個月。紀元前七世紀羅馬皇帝Numa Pompilius把Januarius放在最前面（Janus是天的看門者，英文裏的Janitor一字便是從它來的），把Februarius（Februa是潔淨的節日）放在最後面。紀元前四五二年Februarius那一月被移到Januarius之後。三月叫Martius，紀念戰神Mars，四月叫Aprilis，拉丁文Aperire是『開』的意思，表示那一月是花開的時節，五月叫，Maius，紀念女神Maia，六月叫Junius，那是一個羅馬望族的姓氏。七月叫Quintilis（第五），八月叫Sextilis（第六）。愷撒（Julius Caesar）得到天文家Sosigenes的幫忙，於紀元前四十六年修改曆法，定每年為三百六十三日又四分之一日，每四年加一日。為要紀念他自己，便把第七個月改名做Julius。他的繼承人奧古斯都(Augustus)也步其後塵，把第八個月改名做Augustus。愷撒定每個奇數的月包括三十一日，二月二十九日，其他為三十日，閏年加一日在二月裏頭。奧古斯都任內的議院為要諂媚皇帝，便從二月又取出一天加在八月上面，九月和十一月改為三十天，十月和十二月改為三十一天。

愷撒對曆法的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年並不是剛好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而是比這稍為少一點，因此每四百年多出三天，到了十六世紀已經多出十天了，春分本來應當在三月二十一日，竟到三月十一日去了。天主教教皇格里哥利（Gregory）第十三得到天文家Clavius的幫忙，於公曆一五八二年重行修正曆法，下令那一年的十月四日的第二天跳為十月十五日，又下令以後『世紀年』不能以四整除的便不必算做閏年。比方說，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二一〇〇都不是閏年，一六〇〇和二〇〇〇是閏年。這種曆法，後世稱它做『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天主教國家立刻就採用它；信奉希臘派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國家則不馬上採納。英國到一七五二年才由國會通過採用它。日本於明治維新的時候開始採用它。我國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蘇聯到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到一九一九年才採用。

格里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現在所定的是每四百年取消三個閏日。如要更準確一點，得每一百二十八年取消一個閏日。如果那樣做的話，這種曆法可以使用十萬年不必再改。現在每年錯半分鐘，所以每三千年得扣去一天。格里還有一個短處就是每個月某一天不一定是星期的某一天曆去年的一月一日是星期三，今年則為星期四。十幾年前有人主張把曆法再改良一下，使一月，四月，七月，十月都有三十一天，其他各月都只有三十天。這樣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四天。多出的一天名叫『年終假日』，擱在十二月三十日之後。逢閏年則在六月三十日之後多一個『閏日』。一，四，七，十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日；二，五，八，十一這四個月的第一天則總是星期三；三，六，九，十二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五。年終假日和閏日不算星期幾，一定要算的話，便算是多兩個星期六（六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十日總是星期六）。這樣一來，每個月的某一天永遠是星期裏的某一天。每季都有十三個星期，九十一天，都在星期日開始，星期六終止；而且每個月都有二十六天工作（星期日不工作）。這種曆法叫做『世界曆』；紐約有一個會社，專門在促進這種曆法的普遍使用，出一種雜誌名叫Journal of Calendar Reform。另外有人提議把每年分做十三個月，每個月都有四個星期，又和世界曆一樣地加上年終假日和閏日。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任何國家準備採用這兩種新曆的一種。

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名義上是採用陽曆，就是格里曆；不過陰曆一直還是有許多人使用它。十幾年前，政府一度努力推行陽曆，並且用各種方法想把陰曆完全取消（比方說陰曆新年不許放假）。抗戰期間當局無暇顧及還鹽

總比慶祝陽曆新年熱烈得多。商店於陽曆新年大多數只停業一天，陰曆新年則停了五天之多。

兩種曆法同時存在，象徵兩種文化同時存在。在我國的都市裏可以看見西洋式的房子和中國式的房子並排着，可以看見最新式的汽車和人力車，馬車，轎子摩肩而過。有的人穿西裝，皮鞋；有的人穿長掛，布鞋。吃有中餐有西餐。娛樂有電影也有平劇，有麻將也有『橋戲』。運動有網球，籃球，也有太極拳踢毽子。在鄉間，可以看到最新式的飛機在頭上飛，也可以看可農夫使用着原始工具和方法在耕田在車水，村姑使用着原始工具和方法在織布在磨穀。在河裏在海上可以看到輪船汽艇也可以看到舢舨木駁。寫字有用毛筆硯臺的，有用派克五十一號鋼筆的；有橫寫的，有直寫的；有用白話文的，有用文言文的；有用中文的，有用洋文的；有用手寫的，有用打字機打的。計算有用算盤的，也有用電力計算機的。都市裏多半有電燈，極大多數的小城鄉鎮則還在用菜油燈煤油燈，蠟燭。這種種和其他許多一樣明顯的對照表示我國的文化正在經過一個過渡的時期。不只我國如是，許多其他的國家（如土耳其，印度，波斯等）也如是。這些變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代科學的發達。科學發達使交通比從前便利很多，因此世界好像天天在縮小。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各方面都可以自給自足，總有些原料或工業製成品需要從國外買進來。有了貿易，有了經濟的關係，政治的關係也總跟着發生。在今日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孤立。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之後，總跟着文化關係。有時候也可能先有文化關係，然後再有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所以可以說今日在幾乎每一個國家裏頭都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近代科學在歐美兩洲發達得最快，因此文化的潮流主要是從歐美伸展到歐美以外的地方，不只科學智識工業技術傳出去一切生活方式，藝術，思想，也都傳出去。幾百年來從歐美以外的地方流進歐美的東西比從歐美流出去的少得多。所以在歐美以外的地方，兩種文化成對照的現象比在歐美顯著得多。我國是個歷史悠久自已曾經開過好多次文化之花的大國，今日為了科學落後，不得不開大門讓歐美的科學進來。很自然地，大門一開，不只科學智識工業技術跑進來，歐美全部的文化也都跑進來了。文化在廣義上是幾乎無所不包，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就已經包括已經牽連到許多東西了。所以廣義的文化包括各種藝術，娛樂，哲學，科學，也包括政治制度，

在第二次大戰裏，科學和工業又作了一次跳躍式的進展，交通比以前更方便，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交流也比以前多。我國人對存在我們國內的兩種文化，應當採甚麼態度呢？選擇其中的一種嗎？選擇那一種呢？好幾年前就有人主張『全盤西化』。這種主張太過極端。難道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改着西裝，改吃西餐，改講西語，不許再用毛筆，不許再用筷子，不許打麻將，繪中國畫，做中國詩詞嗎？也有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者還沒有聽過任何人對這兩句加以滿意的解釋。如果說精神上完全保留我國文化，物質上完全接受西洋文化，那也不是甚善的方法；因為西洋文化的精神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採納的地方，而我國文化的物質方面也有許多應當保留的地方。而且精神與物質有時候不容易分清楚。如果把藝術和哲學列入精神方面，那麼西洋的文學音樂美術和哲學都是值得我們研究，欣賞，參考的。吃沒問題是物質方面的；那我國的烹飪法難道應當取消嗎？

已經有了兩種文化同時存在的現象，我們是否可以不管它們，而聽它們順其自然發展。這種放任的政策在幾方面可以使用，在另外幾方面則不能使用。曆法和度量衡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不求劃一，必將引起許多的麻煩和糾紛。所以文化的問題，因為包含太廣，不能全部給它一個簡單的通則，像『全盤西化』或『我國的東西全是好的，外來的全不好』。我們可把文化各方面分做六大類：（一）在幾方面兩種文化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只有互相增益，互相輝映。（二）在幾方面我們一開頭就曉得那一種好一點，不過為了種種限制，不能馬上就採用它，只好先讓兩種同時存在，慢慢地改用那好的一種。（三）在另外幾方面我們開始還不曉得那一種好，所以先讓它們同時存在，等到我們看出那一種好，便把不好的一種淘汰了。（四）還有幾方面，我們可以把兩種調和配合起來，產生一種新的東西，希望它比原來的兩種都好。（五）有幾方面我們只能選擇一種。假使兩種都用便將發生不必要的紛亂。（六）還有幾方面，我們也許要覺得兩種都不夠滿意，便從新找出或創出一種新的，比原來兩種都好得多的。

屬於第一類的最多，日常生活方式（衣食住）和娛樂藝術的大部分都屬於它。中裝西裝，中餐西餐，中式房子西式房子（指式樣）都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各聽人之所好去享用。藝術和娛樂的大部分也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輪流地使用不同的藝術，這樣可以多享受些人生的樂趣，聽貝多芬，看中國畫。明天則吃西餐，穿長掛，打[illegible]，打網球，跳舞，讀李杜蘇韓，聽二黃西皮，看西洋畫。

第二類包括許多和科學有直接關係的東西：交通，農業，工業等等。飛機輪船火車汽車比舢板帆船馬車轎子快得多，方便得多。在我們還不能夠大量製造這些近代的交通工具之前，只好讓老舊的交通工具繼續存在，慢慢地用新的來代替舊的。農工業也是這樣。在我們還沒有把近代化的工廠和機械化的農場大量建立起來之前，只好讓原始的手工業和耕種方法暫時存在。

屬於第三方面的有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這些方面，我們還不能說西洋的都是好一點的。我們正在試用它們。若是發現西洋的制度比我們的好，便應該全部或一部分採納它們。

第一類和第三類都有一分也可以屬於第四類，把中和西調和配合起來，採長補短，成為一種比兩者都好的東西，或者成為一種新的東西。在建築，戲劇，音樂上面我們都已經有一點成績了。在建築上，我們把固有的美麗式樣保存，如宮殿式的屋頂，彫刻的天花板等；同時應用近代建築原理使房屋更堅固一切設備更舒適，更合衛生條件。我們的作曲家也開始應用西洋音樂的原理技術符號來寫出帶有民族色彩的樂曲。十幾年來在話劇方面也有很顯著的進步，那也是採納西洋話劇的長處的結果。

屬於第五類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度量衡制度和曆法。我國已經廣泛使用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採用的米突制了。在這過渡時期我們還定出了幾個輔單位，如市尺，市斤，使已經用慣了的標準不至於和新標準差得太多。一市尺等於三分之一公尺，和從前的尺差不很多。一市斤等於半公斤，比老斤小差不多兩成。希望過些時候，市尺，市斤，老斤，華里，英里，都完全停止使用。都被人們忘記。再過些時候，希望公里，公尺，公斤，公分的『公』字都可以取消，因為到那時候全國以及全世界只有一種里，一種尺，一種斤。那時候的小孩子一想到尺，只有一個一公尺長的長度映現在他的前面，完全沒有舊的尺的觀念了。這是促成天下一家促成世界大同的一種方法，不能因為它沒有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重要便忽略它。曆法也是這樣的。新世界裏只能有種曆法。格里曆雖然不是盡善盡美的，現在世界上極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採用它了，我國政府也是已經採用它了，我們如要[illegible]國家，

（下接三十頁）

觀察通信版

歲寒談大局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大局在苦悶，混沌無辦法中拖。一年來戰局最危急的地帶始終是東北。據估政府在東北最盛的時候曾控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面積，現在則已降爲百分之三四了。仍舊有人在說，政府有收復東北的信心，但却不說明信心的根據在什麼地方！地方丟得一天多一天，局勢來得一天危急一天，沒有辦法，仍作誇言，徒然降低政府的信用。本刊三卷二十一期上兩篇瀋陽報告，字字血淚，不忍卒讀。但今日我們所處的一個時代，正是一個血淚的時代，到處是殘暴，遍地是私心，祇顧權力，不顧人道，政府第一，百姓該死！幸而有人報導，各種悲慘的情形遂得爲世人略知一二，沒有人報導的事情，正不知道還有多多少少！對於守東北，從來就有兩種看法，一主戰守，一主放棄。放棄的人認爲硬守東北，得不償失，因爲負担太重，徒然消耗，不若鞏固本部，建設自身。美國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政府中也有許多人附和這個看法。但是政府對於放棄東北，確無壯士斷臂的胆量。政府一怕放棄東北後，共方即將成立政府，致在外交方面多添一重困難，二怕放棄東北後，共方蓄意經營，挾東北之富，窺略全國，其勢更難抗禦。所以明知守東北是一重負担，也還是拚着死命在下注。傳說長吉或可放棄，瀋陽總要死守。政府認爲守住這個據點，將來還可「徐圖發展」，要是連這個據點都沒有了，將來要「問去」就更難了。所以，現在政府的守瀋陽，在局勢上和心理上，都已賓主顛倒。本來的局勢是：東北是政府統治的，共方要來搶；現在呢？東北是共方的，政府不甘讓共方全得。於是你殺我斬，勝利屬於砲火，失敗皆歸百姓，總倒霉的就是國家。

但是瀋陽能守得多久，無人敢拍胸脯。過去拍胸脯說硬話的人，話難說而皆不驗。照一般人民的感覺，好像瀋陽之失，遲早間事。這個感覺是沒有根據的，但却是「一般」的。假如東北全失，東北方面可能有一個政權出現。不過這個政權未必受毛澤東節制，將以李立三爲靈魂。瀋陽如失，則華北就變成東北第二，平津也變成了瀋陽第二。事實上，華北也早已半個丟了。不過習慣上的幾個大城市，總算仍在政府手裏，所以還撑住場面。北方的局面要弄到由傅作義出來總綰，也可說明當局確已擊斷力竭。假如自已有辦法，爲什麼要輪到傅作義？但是即使是最樂觀的看法，也不相信在最短時期內傅作義能有什麼奇蹟表現。照最樂觀的看法，假如能讓傅有一個時期的部署，或者還有些辦法。但共方是否肯讓傅部署，是個問題，而傅在北方是否能一切放手做去，也是問題。照有些人的看法，認爲共方非不可取平津，但共方不欲即取平津。共方目前要的不是門面而是實惠。至少他們到目前止，還沒有到要取大城市的階段。譬如北平，就是個破爛的破落戶，拿到了手還得化一筆錢去養！還是乾脆讓政府去化錢養，搞得你不養又不行。共方現在北方的政策是增加生產，增强軍力，使北方平原變成了他們的大穀倉和大兵源。上期本刊所載一個聯總工作者的「解放區印象記」，可以供給我們對於解放區一個大致印象。共軍的觸鬚是越伸越南，本刊記者在多次的軍事分析報導裏已有詳論，據傳春天以後共方企圖渡江，並企圖一把長劍一直伸到廣東，把東西兩部攔斷。南京這兩天正在開會，檢討局勢，以應付共方的「五月渡江攻勢」。共方另一目標是入川。入川之局如成，則四川新疆便可連成一線。這一個局面也是一個吃重的局面。

從整個看，政府所處的局面是一個下坡的局面。但是政府面對這個局面，它將如何應付？我們就各種事實看，我們看不出政府有什麼辦法。我們和政府或接近政府的人談談，也聽不到他們有什麼辦法。死硬的人，高喊戡亂；消沉的人，搖搖頭嘆嘆氣；想做一點事的人，都說苦悶，說打不是辦法，不打也沒有辦法，祇好在本身崗位上盡力盡職！這三種不同的答復就構成了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混亂，苦悶，消沉的局面。政府在這大危急中，惟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命掛在華盛頓。自從馬歇爾辭命返美以後，美國對華一直抱旁觀政策。魏德邁來時，空氣稍起波動，但也像一陣風，雨還是不下來。在整個的國際局面中，美國要援華，當然是要對美國有利益；我們不能拒絕這個大前提，天下那兒能要求人家做無利於他自己的事？但除了這個大前提外，美國對於中國的援助，也有他另外的條件和原則。美國對於中國政府這種貪污，無能，腐敗，不民主的作風，實在看不過去。除了在大前提下援華必須有利於他們整個的世界政策一點以外，他們的確想利用援華爲武器，給政府强大的壓力，以改革中國政府的本質。本刊記者曾於三卷三期「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一文中分析過去幾年中奉派來華幾個美國人物如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馬歇爾等和蔣主席接觸中所表現的性格，其中關於馬歇爾部分，記者說：「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曾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全世界陸海空三軍打垮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强國的最孚衆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能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人各有極强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想制服對方而不爲對方制服。」現在美國的外交實權，操於馬歇爾手，因之馬歇爾的性格以及馬歇爾與蔣主席之間的感情，多少要影響中美之間的外交談判。合衆社南京一月十四日電告「某地位頗高的中國人士」的談話，謂美國援華問題係由於蔣主席與馬歇爾兩人個性不同而弄僵，馬歇爾的爲人是「你自身好自爲之，我將援助你」，而蔣主席則爲「如你願意援助，則援助我；如不願，我將自行設法。」（一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這個評論是很正確的。據我們所知，馬歇爾在華時，特別是在廬山的一段，和蔣主席的談話，常常是不歡而散的，蔣主席和蔣夫人，有時不得不和馬歇爾及馬歇爾夫人散散步或下下棋，藉以稍爲調和彼此之間的友誼。馬歇爾以一代尊榮，辱命返國，不能不耿耿於心，所以對於中國便採袖手態度，後來因爲美蘇之間的裂痕日大，幾次國際會議都無結果而散，馬歇爾看到和莫洛托夫簡直無合作可能，同時又受到國內援華派的包圍，所以回心轉意，又對中國問題稍作過問。然而美援美援，把中國報館裏的編輯先生弄得頭昏腦脹，一天一個消息，一天一個曲折，連我們的政府也被弄得眼花心亂，如墮五里霧中。「美援」叫了幾月，現在還是一文不名，一切計劃和希望都掛在空中，得不到一個究竟。在馬歇爾肚子裏，援華總是要援的，但有條件，最主要的條件就是魏德邁聲明書中所說的，希望政府在政治及經濟各方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公羽

（觀察開封通信）中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河南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一部戰爭史的縮影。在現下「戡亂」戰爭激烈進行時，河南遭受戰爭的蹂躪，在歷史上也是必然的了。

追溯史事，能掌握中原者，必能縱橫江河南北，進而掌握天下。河南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七省為鄰，全國的省份中很少有七個鄰省的省份。鄰省多，重要性就大，四面八方都是路。掌握中原者可以循着四面八方的路，向外發展：南向可以渡江，東向可以抵海，西去可入關中，西南可入四川，北向可與晉冀打成一片。

自去年中央以全部軍力掃蕩沂蒙山區時，所犯的錯誤是將此一軍事行動過分重視，打着結束此一軍事行動即是結束黃河以南軍事的如意算盤。大江南北的隊伍全向山東集中，河南幾乎成為眞空地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收復了沂蒙山區一塊滿目瘡痍炮火洗刷的山地，而陳毅的主力早化整為零，乘隙竄出，會同渡河接應的劉伯承部在魯西紮下了根。本來花園口的堵口完工，以為可以憑籍天險，永遠將黃河南北截開，劉部機敏渡河後，花園堵口的軍事價値才等於零。

劉伯承以快速部隊的姿態越過隴海線，以一夜二百里左右的速度，連下州縣，直奔大別山區，並分部試渡長江，破壞津浦。鄂皖名城迭陷，京滬為之震動，浦口宣佈戒嚴。這個時期京中空氣之沉重，大約可以民卅一年日本陷桂林直趨貴陽時重慶所受的震動，情形相同。

同時山西的陳賡部也於數處渡河策應。豫西大據點陝州陷後，靈關危殆，盧氏陷後，孔從周部循山路西趨雒南，西安大受威脅，宣佈戒嚴。豫西伏牛山區，在這幾個月中，因為國軍無力控制，遂成為了沂蒙第二。

目前河南局勢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感覺。豫北有太行山區為淵藪及徐向前部，只剩了兩個據點，即安陽與新鄉，前者只有空運交通一途。豫西有伏牛山區的陳賡、孔從周部，祇餘下洛陽和陝州兩大據點。豫南有大別山區劉伯承及李先念，餘有信陽一個大據點。豫東黃泛區中有根深蒂固的土八路魏鳳樓等部。魯西陳毅實際上已與黃泛區打成一片。隴海路汴徐段時斷時續，近兩個月來乾脆無限期的停車，已經足以說明成為陳毅部南北來往的大道，形成為魯西與大別山的走廊地帶了。

河南局面之嚴重，由此可知。現在河南的交通動脈是隴海與平漢二路，富庶的城市都集中在鐵路線上，或靠鐵路地區。隴海沿黃河東西貫穿，東段（開封至商邱）既已成了陳毅的走廊，西段鄭州至潼關，除洛陽以東外，大部於陳賡渡河後首先予以破壞。平漢路貫穿南北行車於河南腹地，離山區較遠，故壽命較隴海多長數月。十二月中旬共軍發動的大攻勢，是以在平漢會師為目標，結果是平漢路的命運與隴海無分軒輊，只剩了一小段（信陽以南）勉強維持行車。並且聽說因鐵路破壞後的損失太大，不但「鐵」已不見，即「路」也沒有跡象可尋，又因「扒路」隨時可扒，當局已放棄修復計劃。

十二月攻勢，除平漢徹底破壞外，失陷者三十餘縣，其中以許昌漯河為最重。二者均為商業中心，河南財富除汴鄭外，就要數到許漯了。許昌又是烟葉集散地，上海各廠都有人駐徐收購，國產烟，除了美國佛爾吉尼亞的烟葉外，多半都是用許昌烟葉製造的。只就烟葉一項損失，即難估計。

十二月攻勢開始，共方先佯攻汴鄭，在最緊張時期中，城外十數

而有矛盾的改革。要求改革是一個原則，如何改革呢？美國不好一筆一筆開賬單，因為這樣便等於干涉中國內政。他們心中有個尺度，却要中國自已合上去。而政府方面，非不知他們所謂「改革」者，指何而言，但既無決心，又有些捨不得，於是做上三黨共同執政的一套，推上民青，就是取消專政，開放政權，步向民主。然而美國所要求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政治本質上的改革，根本精神上的改革，而不是表面上的改革，或者公文上的改革。結果一方面算是「改革」了，一方面認為你還是沒有「改革」，甚至認為還是一種欺騙的改革，這眞叫「隔靴抓癢」，越抓越癢。所以局面就這樣拖，一拖半年，又拖半年，大家咬緊牙關在嘔氣，但是美國等得起，中國却拖不起。

在這種拖不起的局面中，各種情形越來越壞，社會危機所表現的程度也便越來越深刻。經濟方面一點沒有辦法，物價一級一級的跳，人民受不了。人民受不了，社會秩序便不穩，可能出亂子，要影響政權的存在，所以不得不今天想一個辦法，明天想一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既不通，那個辦法也不靈，辦法儘管想，物價照樣漲。現在中國，可說人人苦臉，到處怨氣。譬如這兩天的上海，幾天之內連續出了三個大亂子，一個是同濟風潮，報載吳市長也被挨打，一個是舞女請願，社會局被搗，又一個是絹工潮，出了命案。歸根結底，人人一肚子怨氣，擡上檯面就發。人民怨氣就像黃河的水，政府的軍警就是堤，天天用堤來防水，倒頭還是闖決口。政治若清明，人人有飯吃，社會有公道，國家像個樣，還有什麼人鬧事！

我們向來以為一切根本在政治。政治不上軌道，軍事經濟都沒辦法。但在政治上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出一點點光明。譬如這次選擧，醜史遍傳，道德蕩失。最妙的是，這次的選擧，等於國民黨自己分化自已，自已拆自已的台，弄得衆叛親離、不啻黨搦共產黨打了個大勝仗。行憲甫頒，成都提議員，杭州打學生，簡直使人祇好搖頭，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政治上沒有徹底的整頓，何能收拾人心。但當局若無決心，又那能有什麼徹底的改革！現在雖稱三黨聯政，實際上仍為一黨掌權。掌權的國民黨若無決心改弦更張，這個局面無論如何是挽回不來的。

平心而論，今日政府裏面非無好官，國民黨裏面也非無開明進步的份子，祇是好官不生作用，國民黨眞的開明進步分子也抓不到權力！悲哀就在這個地方！照我們的看法，譬如上次與其提民青兩黨一些不干相人上台，毋寧在國民黨本身多提幾個開明進步年靑而現代化的人出來。因為今日國人所要求的是政治本質上的改革，不是表面形式上的改革。政府僅僅拉幾個不相干的人上台，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政府不過是利用利用他們，點綴點綴，眞正的權力不肯放，根本的作風沒有變。惟有在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作風，才能使全國人民耳目一新，而要改變作風，便得改變執行作風的人物—我們認為，一切頑固，死硬、自私、腐敗、落伍、狹窄的人物及作風，徒然增加國內的紛爭，變建設為破壞，化玉帛為干戈。惟有開明、進步、公正、寬容、現代化的作風及人物，始能和全國各方合作，領導國家步入新生。我們始終相信：惟有和平以後，始能從事建設。二年來的實際情形，充分表示當局胸襟狹窄，缺乏勇氣，現在則是天天拖混，和尚撞鐘。有辦法的拖已經不一定拖得下去，何況是沒有辦法的拖。時間終將證明目前這種和尚撞鐘的局面是維持不了好久的。

西南邊疆見聞錄

蔣篤才

（觀察滇西通信）間憶起來，我的這一趟滇西邊疆的意外旅行，彷彿一場大夢。有些現象，或許有人認為不是「動員戡亂」期間的現實的；然而，這却是一九四七年歲暮天寒之際的邊疆寫眞。雖則一鱗半爪，但是「一葉知秋」，明眼人大可由這些點滴故事中看得出中華民國的邊疆眞面目的。

盧比世界

且不提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南京政府在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乃至於十二年前（一九三五）的改革幣制法令，在中國的任何通都大邑，外幣總是吃香的寶貝。在怒江西岸的廣大邊疆，更是緬幣盧比當權得勢的世界。在任何貨幣流通的場合，盧比客總是天之驕子。任何交易，買賣雙方都以盧比為計值單位。達官顯宦，富商鉅賈，每夜賭博聯歡，莫不以盧比為賭場的通貨。土司區域，更視法幣如敝屣。芒市土司衙門的代辦方克勝，近為其侄方御龍——未來的土司舉行婚禮，其用費亦以六十萬盧比為預算；這數額，按照一個月前盧比與法幣一比四〇、〇〇〇的紀錄折算，就要合到法幣二百四十億元了。較之英國王儲伊麗莎白公主以及我們國府副主席孫科女公子的婚禮的用度，亦不遜色。

除盧比之外，半開銀元在邊區也還得寵。零星輔幣，則滿清末葉和民元以後所鑄的紅銅通洞錢乃是唯一的通貨

法幣猶如痲瘋乞丐一樣的令人嫌惡，防之無微不至；避之唯恐不及。五百元以下的鈔券，通稱「小票」。連保山的中國農民銀行也公然拒納。保山縣政府更如絕古今的公布了一個「單行法規」——「大票九成，小票一成」，企使市場日趨紊亂，金融行情日見波動。任何交易，通常都發生「二價現象」：大鈔十萬可購到的，小票却非十三四萬買不着。因之，肩挑負販的小民，憑白的橫遭了一種意外的苦難：小票災。

麻栗壩是怎樣喪失的？

在畹町——中國的西南國門，我碰到一個久在曼德里教書的重慶新聞界朋友。他曾担任譯員，參加過滇緬邊區的游擊戰，對邊疆情形有着比我們內政部方域司裏任何人都豐富而實際的知識。我們在畹町的竹籬板瓦的旅舍中縱談邊界掌故：邊境人民怎麼因種烟而把界樁往內（向中國這面）搬移，邊區漢官和土司如何鼓勵人民種烟，英國教士怎樣引誘邊氓，最值得介紹給國人的是麻栗壩拱手而送與緬甸的經過情形。

據說：麻栗壩又名果敢土司，位於怒江沿岸，居民漢夷雜處。現任土司楊仲虎，原是傾向中國的漢人。在抗戰以前，雲南省政府也時常行文給他。緬甸的英國殖民政府同樣視之為屬地而對他發號令。那兒出產的鴉片烟原係「雲土」中的珍品。土司的收入自然很豐，為

里內共軍活動自由，國軍則都縮到城裏。只就開封情形說，每次緊張的象徵是軍隊大批向城裏開，牛車、馬車、汽車，裝滿了眷屬及眷屬們生活的必需品。十二月十三日前後，城裏各處，民房、商店、學校、公共場所，都擠滿了軍人。城門半開，各巷口開始築工事。本來開封的城防捐，一捐再捐，這次工事建築，不論民工木料，一律強徵，無代價地強被拾去；至於麻袋等物，均是徵派，更不用說。城防工事修築草率，毫無統盤計劃。當情勢稍為鬆懈時，即棄之無人過問，木料磚瓦被盜殆盡，一緊張又行徵料築修。老百姓在一緊一鬆中，物資貢獻力量一天一天的消弱了。城外附近鄉村，在圍城時期，反而鬆了口氣，因為這時的負担都轉嫁到城裏人身上去了。

開封是無險可守的，若是周圍據點失去，又要守衛開封時，只有準備守城或是巷戰。開封風沙久負盛名，北關西關，黃沙勢高，逾過城牆，也是城防中最薄弱的地點。日本人在開封時撥沙工作是經常的進行着。如今撥沙縱如修築工事，時撥時壓，目下似乎已經有整個計劃，用小火車運沙填坑，西北城角大坑填滿後，又加上將華北運動場折除後的面積，要在城內修飛機場以備圍城後對外交通之用。南關的飛機場，位於防線之外，當上月緊張時，業已放棄。開封即連天空的交通也斷了幾乎二十天之多。物價上漲不問可想，一般外來日用品價目都超過上海二倍以上。

圍城時城中的兵力就所知者，是劉汝明部的六十八師及五十五師。前者是劉司令的弟弟汝珍統率，後者師長是的曹福林，並有炮十團及砲八團各一部，同保安團隊等。一般人對這些部隊的素質及數量缺少信心。徐淵失守後，美式配備曾轉戰滇、緬、的新五軍，從外圍突進，開封局勢總算鬆了一口氣，直到新五軍以一小部進駐開封，人心方稍安定。

開封圍城後，幾十萬人都抱聽天由命，因為誰也逃不出去。許多富官達人，尤其是頭等要人諸劉家的眷屬，也沒可奈何。

據某團長的私人談話，他們部隊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曾被共方俘虜過的。俘虜很受共方的優待，他們多半是吃不了八路士兵生活的苦而又被遣送回來的。八路吃得壞，一日要有能走一百七八十里的腿脚，他們吃不消，被遣送回來時還給足夠用的旅費，所以他們對八路印象還不壞。現在士氣的低落不在物質，還在精神。在抗戰時期中，物質比現在簡陋得多，但他們有基本的作戰意識，他們認為犧牲光榮。如今作戰意識都很模糊，誰也不願犧牲。又據說，當雙方將要打白刃戰時，八路就高聲呼喊：「弟兄們，我們都是窮光蛋，為啥打咧，我們死是白死，人家還是住洋房，坐汽車」，這種刺激的話，當然是有影響的。

八路在河南縱橫，並沒有吃到大虧，打過硬仗，只是陳賡犯西峽口時，戰鬥激烈，吃了敗仗。守衛西峽口是當地的團隊，鎗械窳劣，他們的意識是「保家鄉」，所以打了勝仗，河南宛西團隊是創自北大畢業生鎮平人彭禹廷。彭有計劃、眼光、與魄力。他樹立規模未久，就被當局所忌，被人暗殺了。當時在上的人認為鄉村自治就是「獨立」，獨立不聽指揮，自然是不能容的。這次團隊的戰績，就在蔣主席元旦致詞中也曾予以讚揚，想現在有些人才認識自治自衛的力量，悔不該將彭氏暗殺，將自治自衛首長的幼苗摧殘。現在鄧縣也進行着激烈的戰鬥，以該縣北大畢業生丁叔恆領導地方團隊為骨幹，使陳賡一籌莫展，難入鄧縣。鄧縣也是屬於宛西區域之內的。

河南經十二月總攻軍事以後，在一百一十一縣中，只有榮陽、汜水、廣武三縣，尚保持完整。中央已核准了六十縣為綏靖縣，省政府呈請的三十八縣不久必定批准，六十加三十八是九十八縣，那麼非綏靖縣只餘十三縣，十三縣之中只有上述三縣完整，而三縣合起來的人口不比開封多，面積比開封並大不多少，其實力則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中央為應付河南的局面，將河南化分為五個綏靖區，以王凌雲駐洛陽，孫震駐鄭州，劉汝明駐開封，張軫駐信陽，周炎駐商邱。這樣的硬性區分以靜待動可以的，要爭取主動應付機動的共軍似乎仍有困難。

（一月二十日）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祥敬

〈觀察武昌通信〉

天氣變得昏沉沉的，從二十四日起，刺骨的寒風中交織着細雨，使蟄居在珞珈山上的武大，顯出一付極其悽涼的面孔。

二十四日以前，飯廳旁邊的民主牆上紛紛出現了各伙食團催收賬費的通告；自治會爲清寒同學舉辦的節約伙食團——本來是以公費爲標準——也急急催促同學補繳三萬元。於是民主牆上就跟着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呼籲」，其中有一張呼得最慘痛：——我們不是講營養的時候，我們是要求活命！伙委諸公，請你們：不要補繳：儘管吃得多壞：」。自治會見「活事大」，急會同各伙食團經理向學校多次交涉，終于達到「全公費增加五萬，半公費增加二萬五千元」。全公費同學的難關得以暫時度過，但是半公費和自費同學仍然不得不東湊西拉來補繳。

翻過了這下半月的難關，「時光」也好像解脫了重荷一樣，一溜就到了月底；民主牆上又紛紛貼出各伙食團改選出的伙食委員；伙委們對下月的預算增加到了「四十五萬」；「五十七萬」……。輕鬆的日子馬上成了過去，伙食的問題又沉重地壓上每個人的心理，我走過民主牆邊的時候，腦子裏也浮起一串聯想：「全公費的同學有了公費不夠吃，得力自治會向學校多次交涉，本月的膳費總算可以敷衍過去，但下個月的伙食又漲了，公費能抵得過嗎？要同學自已貼補，貼補的錢又從那兒來？半公費的同學，有一半的伙食費要從腰包裏掏出來；公費跟不上伙食費的增加，從腰包裏掏出來貼補的這一半比半公費所得到的還要多，所以半公費倒真真實實地成了「大半自費」。全自費的同學那可就更慘了？從家裏兌來的錢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用作膳費；但是每月膳費跳躍地增加，爹媽湊來的那點血汗錢又不會漲，怎麼夠？怎麼夠？「

難關一天一天地逼近，民主牆上的叫聲也一天一天地增高；各式各樣的叫聲中，我聽見有一聲叫得頂響：「我們一天一天逼近了死亡的邊緣：我們還年青，我們還需要明天：我們是人，我們有要求人的最低權利——我們要活下去？

二十四日上午，民主牆上出現了一張「呼籲」：「自費同學們：我們大家今晚到法學院××教室討論活命問題」；下午半公費同學也呼籲集會討論。剛吃過晚飯，法學院門口有一羣一羣同學氣憤憤地在嚷，女同學也從一里路以外的女舍，急忙忙地跑到法學院門口，然後又跑了進去。還未到約定的時候，從兩個不同的教室裏發出了熱烈的掌聲——「自費同學與半公費同學正在討論着活命問題？」

第二天早晨，天依然是一濛濛細雨，寒風仍然激烈地在屋子四週叫囂；幾百個「要活命」的自費同學，也不顧「歲寒衣薄」，一齊朝向珞珈山南邊山腰的教授住宅區前進。在路上遇着了送教授到課堂上課的汽車；但是同學並沒有注意到校長就坐在司機旁邊，結果這一次請願撲了空。一個個滿身汚泥，垂頭喪氣地闖到大禮堂，在大禮堂內亂紛紛地嚷成一片；終于，代表們伴着校長和訓導長走了進來；同學們馬上沉靜下來，沮喪的面孔從新又罩上希望的光輝，每雙熱望着拯救的眼睛都直射到這兩位師長的面上，大家注意地傾聽着他們所吐出的每一個字：但是經過了一番冗長的報告，最後還是說：「學校經費困難……。」

眼着自費同學要得到國家的補助已是不可能，半公費同學要求多得一點公費的津貼也成了泡影，全公費同學要求增加副食費也全無希望；但是，飢餓一綫不是能忍耐的事？幾百自費同學向系級代表大會呼救，一千三百多同學聯名請求系級代表大會宣佈罷課。昨天（二十二日）晚飯後，系級代表大會終于在一淒風苦雨」中召開了；先由自費同學代表報告所活實況，再經過一番熱烈（其實是一番慘澹）的討論，終于決定：請學校「呈請教部收自費半公費爲全公費」，在教部批准以前，請學校墊發副食費金」！「呈請教部提高公費標準，增發副食費爲主食米折價之兩倍」，「聯合全國各大學，通電社會人士呼籲」，最後」用行動來表示——「暫時罷課三天」。

昨天夜晚，罷課的罷涙已經傳遍了全校，但是在宿舍裏鈴鐺、配合着「到××齋××號繳費，過時不收」的聲音、仍然是此起波落。經過二夜，細雨變成了大雪，雪片壓倒了好些棵樹，沒錢繳伙食的同學，不敢想買炭生火，就只好蜷縮在被蓋下面，噙着眼淚，靜聽鈴子配合着「到××齋××號繳費，過時不收」的聲音四處飄揚。

了鞏固其統治地位，楊仲虎不惜儘量媚上，兩面討好，倒也應付得過。不料中國遠征部隊到臨該地之後，予取予奪，貪得無饜。某次，軍方派他大量伐竹，以便紮筏渡江。楊仲虎乃援照英國軍隊取物必需付價之例，向國軍索取價款，這可惹了大禍，軍方竟將之押解到楚雄（距昆明一九二公里，現滇緬公路沿線），禁止任何人與之見面。楊土司的部下見事不佳，祗好電請英國駐華大使出面交涉。結果，由駐昆明的英國領事親到楚雄長官部將楊領出。然後由昆明派專機把他送往加爾各答去。從此以後，罌粟嚮這一塊膏腴之地便不再是我們中國的領土了。

芒市的眼福

芒市離昆明八百七十七公里，行政區域隸屬潞西設治局，但其實際統治者却是土司代辦方克勝。因爲地當交通孔道，官商往來如鯽，所以土司衙門的應酬特別頻繁。潞西設治局則因僻陋一隅而清淨無爲。

我是十一月二十六和十二月九日這兩天經過（一往一返）那兒的。而十二月二日是方代辦爲其侄兒——未來的土司方御龍完婚的佳期，每天大開筵席，據說不下百餘桌。白天唱擺夷戲，夜晚則映放電影。我也有眼福看見一場擺夷戲，行頭與滇戲京劇差不多，文武場面（鑼鼓胡琴）也大致相若。唱詞說白則純係夷語。我們三個友人混入戲場參觀約莫一刻鐘。劇情似乎是兩夫婦久別重逢，追敍離愁，究如試戲鄭元和李亞仙的「還目」。晚間所放的大概是戰時的外國紀錄影片，因爲疲勞，所以我們未曾去領教。

聽說土司的結婚儀式，完全與國內的「文明結婚」相同，不過自大喜之日起一個月內，皆設席面款待來賓。禮堂佈置及新郎新婦的服飾，聽說都很考究。我們若果連一切珍珠、寶石、黃貨、象牙、鑽飾之類加以統計，則六十萬盧比的結婚預算恐或不夠開支。

騰龍鱗爪

我們原擬一遊封後的騰衝，但因聽說公路不能通行，乃在多雨的龍陵沉悶的等了兩晝夜。

龍陵的氣候實在異常，雖是冬季，但濛濛細雨依然下個不停。我們只好將全部時間支付在與陌生的往來商旅談天以消遣。我們在談話中，得知騰衝龍陵的珍貴新聞如下：

一、龍陵人民曾因負擔過重而願請裁撤縣治，歸併鄰封的縣份，但未蒙上峯核准。在舉國大選白熱化的今年，該縣士紳們竟七推八諉的不願做國代侯選人。

二、龍陵某某山岳地帶，存在着類似梁山泊的人民武力，在公路沿線及其他陽關大道旁刦富商鉅賈，對窮民小戶則秋毫無犯，甚至時予賙濟。因而他們的勢力日益膨脹，官兵簡直莫可奈何。

三、騰龍兩縣均因遭過日寇蹂躪而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統治階級却無不腰纏萬貫（以盧比銀幣計），縣長，糧官，法曹，稅吏固俱爲發財之人，即担任檢查行商職務的團兵小卒，亦幾乎沒有不大發橫財的。

四、騰衝富商最多，所以每次徵兵，公開僱人頂替，身價亦有一定行市，且每以銀幣計值，每僱一名新兵，不下一千銀幣云。

未到滇西以前，我相信：（一）滇西較滇東滇南部平靜無事；（二）擺夷只是邊遠的「化外頑民」。漫遊滇西之後，我纔知道：（一）滇西也有「地下火」，時機一到，可能燎原；（二）種烟不限於邊區，內地如鼠東獨波（距昆明三百餘公里）等縣之山嶽地帶，依然年年有人大種特種。而且，坐享烟利的實係大官與豪紳。小民不過「爲他人作嫁衣裳」而已。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和意見

袁國爾

我是剛從一個小農業崗位上退下來的人。我本來是武昌湖北農學院的教員，三十五年秋，應朱懷冰先生之約，在湖北黃岡主持農林場以及赤壁公園的設計工作。最近離職，寓居鄉間，偶讀「觀察」三卷三期留美同學李克佐等八位所作「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感想極多。李克佐君等文中所陳述的理想，如不支薪金，僅由農場供給食宿，竭力和農民接近，農場工作人員兼教附近農民子弟讀書，以及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如解決病蟲害蟲問題等等，我大體上都走過了。我們在黃岡時，同人中有許多都穿上草鞋，親持鋤頭，而其待遇之低，僅及武漢同等底薪的三分之一，一百五十多畝的土地，生產收穫，猶不足養活場內職工。茲願自述過去經驗，以供有志農事者的參考，

一、水利與肥料問題。這個問題看似平淡而極重要，因為它是影響作物生死存亡繁榮孱弱的基本條件。幾十年來農業機關着重試驗場的育種和推廣，往往一種作物在試驗場上是極優良的品種，可是推廣到農家去，由於肥料的不足，往往生長情形反不如土種作物。筆者在黃岡雖試栽金大二九〇五大號小麥，即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充份使用肥料，不僅未能顯示出牠的優異，反而生長較差。筆者戰時曾走遍西南各省，遠及西康滇西，往往看見農民勤勞如恆，其他一切條件似均具備，而作物則仍萎瘦，可憐，可見肥料問題若不解決，其他問題便無從談起。至於水利，中國人向來吃盡了水災旱災的苦頭。最妙是水利發生了困難或災害時，學農的人一面祗得徒喚奈何，一面卻認為這是管理水利的人的事。可是管理水利的人卻說，他們要做的事很多，還管不到農作物上面來哩！於是所有中國的老百姓，今日還是和二千年前沒有兩樣，仍然靠天吃飯！肥料和水利那大問題若不解決，則所謂「增產」，「擴大栽培面積」，都將成為不能兌現的空話。

二、工作效率問題，要增進工作效率，不外乎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我們現在來看就現制度情勢之下是否能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大家知道，剝削制度在封建社會裏較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更加嚴厲殘酷。中國社會剝削的殘酷是舉世聞名的，在農村社會中為尤甚。黎明即起，既昏方息。如果逢到雨水不調，還要加開一夜車」，沒有禮拜，也沒有假期！這樣還要加強工作強度，實在太不人道！當然有人會問，為什麼不減少時間加緊工作呢？筆者也雖在黃岡農林場這樣做過，但並無效果，實際上要增加工作的效率，還得在工作工具上想法。但根據過去國營金水農場使用曳引機等新式農具的結果，證明在中國還是人力便宜，機械最貴。現在雖然人工昂貴，但在經濟情形沒有基本的改變以前，這現象也依然不會改變。即使我們可以訓練農場裏的工作人員使用機械甚至自己駕駛修理，可以節省一部份費用，但不可節省的汽油（或柴油），機油，零件等，其費用仍將佔農場總支出中極大的比例。因為中國這落後的農業國不比美國，處處需要用外匯去買。就這一點，已經注定了李克佐君等文中所說的生產農場必須緊旅近都市。不然費用更大，甚至機器還會「罷工」——發生故障而無法修理！（筆者在黃岡曾為了買幾個螺絲釘而特去漢口。這豈是在美國即使是在上海的人所能想像！（但這並非說工作強度無可加強；或者農具不必改良。相反地，這兩條途徑都不失為增進工作效率底取的途徑。祇是其中困難太多罷了。尤其要特別注意的是新式農具必須能適合當地使用。理修補充部要毫無問題。像救濟署發給黃岡的農具，因為原來在澳洲美國，是用雙畜（馬）拖的。而在中國，一頭水牛拖不動，兩頭水牛不會拖，水田尤其無法使用，因此幾百架遠涉重洋而來的洋農具祇好堆在那裏銹爛。

三、工作人員的態度和與農民接近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問題。凡是決心下鄉改進農民生活的人，他們應該對於工作具有高度的熱忱，對於四周的農民應該謙和而竭力設法和他們接近。李克佐君等說：「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不過問題並不簡單。李又說「工作人數因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為限：一人負農場責任，一人負工廠責任」。這一人負責自然是指職員一人負責。（沒有提到工人，當然是盡量少用，同時職員工人沒有界限，打成一片）。但依筆者在黃岡農林場的經驗，認為工作熱忱雖屬必需的，但亦有其限度。一個農場（祇要稍堪稱為一個農場）僅有一個能寫能做的負責人是無法應付的。除了我們體力底不如人家會發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形之外，並常常會感到無法分身之苦。因為一個農場的雜務是相當繁瑣的。如運輸販賣以及一切事務底接洽，委託一個目不識丁的或智識程度甚低的工人常常反而僨事。中國農村絕非美國農村所可比擬，其困難有時超出想像。如果這個生產農場除了示範作用以外，還想做點影響其周圍的推廣工作的話，那末一個具有農業常識「文武全材」的技術員兼推廣員更是不可或缺的了！所以這個農場的工作人員，勞力者（工人）之多少視面積大小而定；勞心兼勞力者（職員）則無論如何除了主要負責人以外，必須有一個助手。因此就這一點，已經決定了這個農場的面積不能太小（不能小于五百畝）。否則農場負担太重，太不經濟。至於要和農民接近，僅僅「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顯然是不夠的。譬如黃岡農林場的工作人員就豈止「一樣的種田」，連生產方式和技術也沒有多大的不同。甚至農林場的農具雜物都不分彼此，和農民共用。可是我們並沒有達到「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界。不錯，我們相處甚洽，曾替他們教育子弟，解決一些小的疑難問題。然而他們最多也不過是把農場當作「寶貴」而已。這問題的基本原因是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並不一致，而農場又不能解決農民切身的問題如水旱、肥料，田賦，稅捐等等，所以形成漠不相關的狀態。其實，把握住問題的重心，祇要能謀取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一致，幫農民解決困難問題，使農民深知愛惠而有休戚相關之感，那末農民自己都會來和農場接近的。否則，即使和農民相處得好，彼此也不過是相敬如賓而已；要是關係差一點的，不僅漠不相關，甚至還會因妬忌而敵視起來！

四、交通和治安問題。交通便利的程度和治安狀況直接相關。無疑的，一個農場的位置最好是在城市不遠的上游，而城市的大小一般也是和治安的好壞成正比的。所以就交通問題而言，這個農場最好在大城市而有一舟之便的近郊。固然大城市近郊的農村往往不足以反映整個的中國農村，但為了使這生產農場易于成功而不致中途夭折，開始的時候也管不了那許多了。這想來是不會成多大問題的

。成問題的是治安。治安問題主要的是土匪和軍隊的壞和騷擾。講到土匪，當然在現在烽火燃燒着的地方，遍地是匪不必說，就是在平時，在後方，土匪的威脅也是很嚴重的。筆者家裏在戰前就有七八百畝田地在蘇北運河東的鹼土地帶，那裏作物生長得相當好，可是因爲土匪的威脅，每年的收穫竟沒有一點把握。也許會有人想起美國當初開發西部的時候土匪也是很利害的，可是情形不盡相同。中國人口稠密，農村普遍破產，問題嚴重得多，如果組織自衞隊或請政府派兵保護，那又不是幾百畝的一個農場所能負担得了的。最好當然是場內人員都能武裝自衞，雖不一定能確保安全（尤以洋機器最惹人耳目）但總比較行得通。那末開辦費中不可不列一筆槍枝彈藥費了。其次講到軍隊，李文中也曾提到「希望政府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爲軍隊破壞」。要政府保障？不成問題，政府一定會保障的。譬如用最高的機關出的最嚴重的佈告，給當地政府和有關機關以命令嚴飭保護等等，凡是文字上所能盡的努力，政府絕對會竭誠盡到的。但實際負責的人切莫就此引以爲足！不要忘記這個國度是一個公文政治的國度！這裏舉幾個實例藉以窺其概略：筆者五年前在貴陽一個公園裏負責技術工作，因爲不堪軍隊砍伐樹木之擾（僅有幾十株粗不及飯碗口的洋槐），向省政府取了一張吳主席（時兼滇黔綏靖副主任）的保護佈告猶嫌不足，又設法弄到了一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命令軍隊保護樹木的佈告，高高地掛在樹上。可是還是來了十幾個士兵，附有三四枝步槍護行。筆者當即上前請求停止砍伐，並指着佈告解釋說：「蔣委員長和吳主席都有命令軍隊須保護樹木，不得任意砍伐」。其中一個武裝同志立即大聲喝道：「那你爲什麼不請蔣委員長和吳主席多發幾個柴火費呢？不許多講話！我們砍了這兩根就走的！」當時受了一肚子悶氣，心想「他們的理由也許是比我還充足呢？」又一個例，年前的黃岡是湖北的實驗模範縣，縣長是曾經當過軍長的中委朱懷冰，這件惹人注意的事，，至少在湖北，眞是誰人不曉!?爲了響應省政府綠化武漢，綠化湖北的號召，縣政府在黃岡城內外也造了不少林。在城內部份，因與農林場毗連，故由農林場負責保護。爲防患於未然計，除會同警察局共同保護外，並四處遍貼朱中委的佈告。然而武裝同志依然來找麻煩，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朱氏爲政甚勤，有一次他到造林區域去巡視，正遇見一個士兵在砍樹。他問那士兵：「誰叫你來砍的？」那士兵說：「因爲柴火費不夠，班長叫我來砍的！」朱氏說：「下次再來砍，我先把你的腦袋砍下來！」那七兵嚇得渾身發抖，抱頭鼠竄而去。但朱氏不能天天去巡視，所以不愉快的事情還是接踵而至，終于在幾個月以後，被一把火把所有的馬尾松燒得乾乾淨淨！和這件事相隔不久，另外一部份有名的部隊來了。他們把農林場的稻草全部拿去，我們說明這是公家的，稻草是準備冬季餵牛的，請求他們不要全部拿去。他們回答說：「公家，正好！我們也是公家呀！你們可以用，爲什麼我們不能用？」結果冬季兩頭牛祇好挨餓。此外農林場準備做豬舍的木板杉木被全部拿去，留下了一張數目不足，不署名也不蓋章的收條。這些事是發生在曾任軍長，現爲中委做縣長的小小的縣城裏，「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難題，但誰也沒有想出的確妥善的應付辦法來。

五、農場內附設小型工廠問題。這在爲久遠的中國農村着想，尤其是爲中國的工業化着想是應該的——安頓農村過剩勞力，儲備工業生力軍。但不知道工廠的產品將是些什麼東西？從李文中看起來，這工廠似乎是偏訓練技術的機械工廠。那末牠絕不同于翻砂場打鐵場是可斷言的了。這裏必須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底過於落後和生活水準出乎意料的低落！要知道中國農村是連一顆螺絲釘都沒有的啊！不錯，我們應該提高，應該改善，但必須注意那組織那機構是是否的確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否則也和以前一些要人先生們一樣，心血來潮，發了願心以救苦救難者的姿態到農村去，利用他們特殊的地位，廣設特殊的機構。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這些機構本來就沒有能生根，等到他們一聲「倦勤」，於是那些「德政」也隨之「人亡政息」。中國的一些輕工業，尤其是小機械工廠，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像上海漢口那樣大的大城市裏。牠們的產品像螺絲釘，鉸鏈，風鈎，洋鎖等，也都是以城市爲對象的產品，和農村根本不發生關係。所以一個機械工廠在農村並未機械化或生活水準尚未提高以前，牠在農村裏的生存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當然，我們不能等待「機械化」「生活水準提高」自天而降，可是爲了使這個工廠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供應農村的需要)，又不失爲訓練技術的機構，這個工廠雖不同于翻砂場打鐵場，然而牠們的產品像犂頭、鋤、耙、鍬、鐮等則必須全部包羅，然後從改良品質着手，附帶製造些供應城市需要而在訓練技術方面所必需的產品。從這裏又可以看出，受了鋼鐵等原料、工具、配件等底限制，這個工廠必須緊貼住大城市，其距離不得超出半日行程（一日往返）。至於其他設立工廠所必具的條件如原動力等，我們當然也應加以考慮。像黃岡縣每年集中了鉅大的財力和注意力去購買榨糖機，想設立機器榨糖廠，因爲燃料昂貴又不能源源供應，和技術人員底缺乏，結果功敗垂成，始終未能使機器轉動起來。

農場的組織問題。本文中提到的是向政府或私人租地。土地是荒地或現成農場。經費是貸款。這就是說，這個生產農場和其他的異營農場在創辦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區別，祇是希望政府保障工作，免除苛捐雜稅，予以各種方便；希望社會人士鼓勵，協助和合作而已。可以想像得到的還是一個由發起人辦理的私立農場。這裏很有商討的，餘地。首先我們把私立農場和公立農場作一個概略的比較。私立農場必繳納雜稅，不能保證工作人員避免兵役，貸款的限制較大，沒有領取救濟物品的方便（像黃岡的救濟農具，種子等物資，雖說聯總禁止貸放公家機關，實際全由縣農場經手；聯總雖已撤銷，但救濟種子，肥料等仍可能來辦），沒有公事上的方便和名義上或精神上底獎籍等等。這些缺點却正是公立農場所能佔便宜的地方。公立農場的缺點呢？公事手續，尤以會計公文手續麻煩得等於漠視。經貸、法令等的限制太多，影響工作效率；人事制度底不合理，不能放手做事；工作內容的限制等等。這都是公立農場的缺點。從上面這簡略的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一個私立農場底不易經營和公立農場底不易見效了。在目前一些民營農場爲了工作人員能夠避免兵役，或因農貸底限制，不得不假借公家的名義，打出合作農場的招牌。一些公立農場爲了要取得救濟物資等，又不得不假充私人農場，甚至造些貧苦農家的冊子。這種不倫不類令人不愉快的現象，雖然曾被外國人嚴厲地指責過，但中國始終是中國，這種「國粹」短期間恐怕還不會滅絕。現實是最冷酷的，我們就事論事，爲了適應這惡劣的環境，要建立一個農場能集公私農場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最好是公家的名義而用私人農場經營的方法。這似乎不可能辦到。那末退一步，公立農場的一切權利都應該盡量設法享受，不錯，政府曾經幾次三番地公佈獎勵墾荒，獎勵開辦農場，優先發放農貸等條例。實際上，因爲沒有保障，有志之士多裹足不前。墾荒辦農場往往由一些外行或無以爲生的人去幹；農貸在農村裏也多半沒有產生牠應得的效果，反而給了農村裏一些土豪惡棍放高利貸的資本。這當然不是政府的本意，也是非國家之幸。現在李克佐等八位同學不願意當敎授，做工官農官，誠如陳衡哲先生所說的，是「不常遇見的」。政府給以免賦的土地，免息的農貸，免除一切苛捐

我的事業苦悶

顧頡剛講

整理國故

辛亥革命後我到北京讀書，時蔡元培先生主北大，學者雲集，尤其文學院各系有不少名家，其中以崔適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原來漢代有今文古文之爭，清季學者對漢學研究甚深，當時常州學派推崇公羊穀梁，提倡今文，崔先生承受常州學派的思想，在北大講授公羊穀梁等課。在這以前，我只愛讀章太炎的文章，而看不起康有為的東西，因為章提倡民主而康主張君主。崔先生介紹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我讀了之後，深覺必須接受今文學以打倒古文學，再跳出今文學以客觀態度研究歷史，這多少也受了些胡適之先生的影響，我整理國故的心願就從這時奠下基礎。後來到燕京大學教書，環境安靜，又無人事上的紛擾，每週只教三小時的課，其他時間可以專心從事研究，不多時就感覺進步很大，這時我算完全投入了學術之宮。

現實的刺激

但是我受詩辭繪畫的影響，總以為田園村景是極樂天國，所以假期裏常到各地遊玩，華北西北各省我都跑遍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雅片白面海洛因普及到了每個角落，記得有一個小縣城總共只有兩百多家店舖，但其中做雅片白面之類生意的就有四十多家，這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店舖經營雅片白面的生意。洋車夫拉車時流起眼淚來一定是發了煙癮，小孩子生下地就靠噴煙才能生存。吃白面的人死後，骨頭可以煉出海洛因，於是吃白面吃得窮極無聊，甚至有預賣其身體（當時大致可賣四五十元）來買白面抽的。記得有一個抽白面的兒子偷母親的褲子去賣，母親發現後說：「你何必不就把我賣了！」這位「孝子」當真就把他母親賣了來抽白面。

西北一般人都住在窯洞，一個炕和一座竈是僅有的家產。除了竈上的一把刀可以使我們認識他們是在鐵器時代，除了過年寫春聯的紙使我們相信他們至少是東漢以後的人以外（因為東漢以後才有紙），那就只有雅片白面海洛因是最現代化的了。

[illegible]駐軍兵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染有梅毒，軍紀壞到極點，記得有一次我們同行的有一位社會系的教授，當軍隊盤查時，見到這位先生的名片上印有「社會」字樣，就以為他是信奉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而把他扣留。

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這是鬼界，不是人世；這是兵國，絕非民國。我由這些現實的刺激，覺得非做些社會工作無以挽救這瀕於毀滅的國家，也對不起國家民族，更對不起人民。

民間文學和民衆教育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各校成立抗日會，燕大也有這種組織，我參加了燕大抗日會的宣傳工作。

向民衆宣傳必須用民間語言，我早年就有這個經驗。因為留北大的期間，曾主編「歌謠周刊」，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時，我曾仿照民間大鼓詞，寫了一首「傷心歌」，流傳很廣，在各處牆頭可以見到人民自己鈔下其中的一兩句，街頭巷尾也常聽到人唱。這件事使我們相信只有用人民自己的語言寫的東西才最受他們歡迎。

根據這個經驗，在民間文學的舊形式中，我選取了大鼓詞，因為這只需兩個人就可連打帶唱，不像話劇歌詠之類須動員大批人馬，因之這種形式就可深入民間。我登報徵求大鼓詞，還提出了幾個題目，記得其中有一個就是一二八抗日汽車夫胡二毛跳黃浦江。我們最初只印了五千本，發行不幾天就全部賣空，以後繼續增加，漸漸地各家賣唱本的舊式書舖也都來批發經售，後來他們就自行翻印，反正我們也不講什麼「版權」的。

當時我們還特地聘請了一位唱大鼓唱得很好的瞎子先生，每個作品在正式刊行之前都請他試唱，那些句子不通俗，什麼字眼不順口，我們都還照他的意思修改。改定之後就請他教一批幹宣傳工作的青年人學着唱，青年們然後再從事民間宣傳，我們新內容的大鼓詞就這樣傳開了。

至於目不識丁的鄉村老百姓，圖畫是最好的宣傳方式。鄉間過年每年都要貼「楊柳青」一類的年畫，我們就利用這個傳統形式來作農村宣傳，一年銷售一二十萬張。

這些工作當時都是由「通俗讀物編刊社」主持的，因為收效很大，日本人深惡之，一再向冀察政務委員會抗議，日本向政委會開舉抗日份子的名單時，我曾因此名列前茅。**何應欽主持政委會時每每應日本之請懸賞追我們**，宋哲

雜稅，給予一切優待，是歷史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何況政府又曾經公佈過獎勵的條例。不過事實上儘管是公地，私人的投資恐怕是免不了的。那末李文中所說的「不取新本，僅由農場供給食住」不免就顯得「勞資合作」的合同訂得含糊而有點感情用事了。這是不必的！難道這農場祇能生存于這五年的「犧牲」時期嗎？中國人重人情，輕法理。這都是封建社會的特徵。也就因為這種原因，很多事業無法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有規律而容易發展。多少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抱了犧牲的決心去實地苦幹，也為了這種原因，結果對公家，對「老闆」都是吃力不討好！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規例辦「理」好了！不必事前就摻雜着人情的成份而結果終于犧牲在「人情」之下！但是李文中所述的生產農場終究不是一個尋常的農場，他是以合作農場提高農民生活為其目標的。那末從基本上就應該與衆不同，才符合「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初衷。因此，採取了資本主義的進步的耕作方法，又全盤接受了資本主義農業的內容，儘管經營的結果是成功的，也不過是幾個人賺了一點錢，發了一筆財而已。對於整個中國農業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也不能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因為時代是不同了！中國這古老的國家，自然的環境，人文的條件，在在都不容許我們能像歐洲當初開發新大陸那樣自由自在的了！我希望我們一開始就是一個合作式的農場！這個農場所有的工作人員（姑且分為職員與工人）和投資人員讓他們都是農場的主人，從這項原則去商討牠的細則。投資人既許以五年；一切的工作人員也必須以五年為期。投資人更不消說，五年之內是不能發生異議的（當然這不是說五年以後大家就散了）。這裏值得提出的是一個農場在開發時的三五年以內是最艱苦也是報酬最少的階段，經過這艱苦階段以後步入平坦道路，則報酬遞加而困難遞減。近年來辦農場的呼聲甚囂塵上，然學農的自己辦農場的人却並不多。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自己有錢有地的，不願吃苦或「逐蠅頭之利」，而做官或經商去了；無錢無地的，怕當夥計。因為多數投資的人都擺出一副老闆的神氣，這樣例子極多，像重慶北碚附近某農場請了一位學農的替他經之營之兩三年，規模粗具，一切上了軌道。主人嫌開銷大了，派了他的兒子去「協助」，結果不到一年就把這位學農的解雇了。這種事太不公平也太令有志之士寒心了！我們相信響應八位同學的先生們一定是具有遠見的開明之士，這也許是些過慮的話。不過時代是不容情的！現在要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生產總和，僅僅藉使用有效工具，加強工作管理，顯然是落後的，並且有其一定的限度。要提高效率，增加生產，最有效的途徑是促進工作興趣。而促進工作興趣最大的推動力就是給予工作人員以所有權，使得每個人都自覺他是農場的主人之一。這一點特別提出，供有志出錢出地之士的參考！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黑沙

元則採開放政策。因爲我們曾就二十九軍在長城線抗日的事情寫成「宋哲元大戰喜峯口」的鼓詞，在廿九軍兵士中普遍流行，宋本人因是行伍出身也較能欣賞這種通俗讀物。他不便公開補助我們編刊社，就聘我爲政委會的顧問，月支二千元，實際上就是每月給我們二千元的補助。我們平均每月出八種這類通俗讀物，各種賣唱本的書舖和地攤都來批發，鄉間的塾師和小學敎員也買去敎學生和農民。

這種工作自廿二年一直到七七事變，抗戰後通俗讀物編刊社就輾轉遷徙，最後搬到成都，因爲受物價等因素的壓迫，無法支持就停辦了。總計我們前後共出版了通俗讀物約六百種，共印了五千萬本，別人翻印的和閭閻都未計算在內。

勝利後回來上海，辦了「民衆周刊」，銷路不好，我們起初還以爲是上海人不大欣賞這種用國語寫的讀物，就運到北平出售，但是我們的老地方也不能銷，不少都退了回來，爲什麼呢？人民窮了，戰前化一兩分錢買本大鼓書不算回事，現在最少也要五千，我的民間文學和民衆敎育的事業於是遭到了大大的困難。

邊疆工作

我第三方面的事業就是邊疆工作。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綏遠、西藏一些地方我都去過。簡單說來，滿清入關後對各族採分裂政策，使各族力量互消，以減少對滿族的反抗。對於漢人行科舉制度，用利祿引誘。對於蒙藏行喇嘛敎，每家二子者一人爲喇嘛，三子者兩人爲喇嘛，喇嘛就是當和尚，於是蒙藏人口減少，並且因性慾不能滿足，於是發生亂交，梅毒盛行。至於宗敎信仰虔誠團結堅固的回民，因行多妻制，人口繁殖力强，於是就利用漢人前往征勦，回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弄得時常發生西北問題，結果總是殺人盈野，處處都是白骨塔萬人塚。這種事實培植了民族仇恨，回民父母敎育子女的最重要的敎訓就是替祖先向漢人報仇，回敎敎主也欺騙回民，說：「殺一漢人免入地獄；殺三漢人可到天堂。」

邊政不修，每爲外人利用。例如英國傳敎士到西藏，根本無法向信喇嘛敎的藏人宣傳基督敎，他們只是和邊民聯絡感情，常常送些紮葉布疋之類的禮物獻點小殷勤，衣著頭髮也都仿照藏人，並且選取面貌相近的藏人來爲他們照像，拿像片去宣傳說英藏本是同源，由此破壞西藏的內向力，並且運入槍械，促成反抗和脫離中央。

民國以來，政府也還是繼續滿清的邊疆政策。中央派去的安撫大員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横暴之極。例如有一年班禪到拉卜楞寺，邊民困於迷信，都趨朝拜，買五十元票的可入廟向班禪磕頭，買二百元票的除磕頭之外還可蒙班禪用手板打一下頭，買五百元票的班禪送他一條手巾，人民就這樣被剝削，窮了只得流爲匪盜，那一年這個區域就匪盜倍增。又有一位中央派去的縣長，邊民因好奇而偷走了他的手電筒，他於是召集保長罰款六百元，其實當時買一個電筒要不了一塊錢。保長按層攤派下去，老百姓的實際負担至少要到一萬元以上。

漢人到邊疆經商，多半採欺騙方式。法幣初行時，商人欺邊民不識漢字，有以美國銀行鈔票冒充法幣欺騙邊民的。在雲南，甚至有人剪下罐頭上的商標紙來當鈔票向擺夷人騙購物品。

邊疆在各方欺壓之下眞是走途無路。有一年到百靈廟時，德王正聯合內蒙各旗爭取自治，組織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中央本允月給經費三萬元，但是並不發給。我去時德王正在掏腰包發放下的薪水。日本人乃乘機勾誘之，允月給經費三十萬元。但是我聽見他們說當時實在是走到了三岔路口：第一條路是傾向中央，但是中央不理他們，只想剝削他們；第二條路是傾向蘇聯，這和於一般老百姓，却不利於貴族；第三條路是傾向日本，這只是顧目前却有害將來子孫。我回北平後勸何應欽，他不理，結果德王就走了日本路線。

二十六年我和陶孟和先生因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到西北考察，我在那裏住了一年。我沒有像一般中央大員向他們索取羊皮多少狐皮多少，也沒有像商人那樣欺騙他們。他們對我漸生信仰，甚至有向我告狀的。他們不知我是什麼官銜，狀紙上寫著「中央救苦大員」，好像視我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樣，可見邊民望治之切。本來邊民是不肯學漢文的，他們覺得「漢敎」（他們把漢文當作一種宗敎）要消滅他們的宗敎，我因得他們的信仰，勸他們利用下午時間學一點漢文以免受欺，他們也就接受。此外我見鼠疫盛行，建議他們聯合自內地請一獸醫，他們也樂從。可見只要不剝削他們，眞爲他們辦事，一切邊疆工作都可順利進行。

有些人主張在西北開墾，其實西北並不宜於耕種，只宜於發展牧畜。邊疆商品種數不多，很歡迎內地運去的物品，只要商人不欺騙，貿易大有發展前途。喇嘛文化並不在漢文化之下，例如最大的喇嘛廟拉卜楞寺，共有房子四五萬間，佛像什物多係金製，還是鋼時，日光照上去，燦爛奪目。喇嘛多半治學勤勉，除研究宗敎外，也研究天文曆法醫學。喇嘛中不時舉行專題討論或辯論會，每每爲一個問題的徹底了解而連續討論幾天，這種研究精神，內地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總起來說，漢文化高，滿已與漢同化，蒙藏方化也高，缺點在亂交和梅毒，回文化較低，只知唸經不解其意，優點是身體好。我們如何發展各族優點，消滅各族缺點，使大家成爲一家人，實在是一項有待許多人去努力的工作。

但是目前環境不安，物價日日跳，加以其他各種困難和阻礙，通俗的民衆敎育工作，集刊集註的國故整理工作，邊疆的開發工作，都遭受莫大打擊，雖然我決心盡我餘年的全部心力從事這三方面的事業，但我因它們的意外阻礙而深深陷入了事業的苦悶。

元月廿二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講　　一華錄

（上接廿二頁）如願意大同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永久和平的世界早日實現，便應該捐棄成見，從此只使用陽曆。

陽曆比陰曆更科學的，每年的長度很相同，相差最多一天。四季變化，二十四節氣都遵照陽曆。四季變化比月亮盈虧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重大得多。朔望的週期總會寫在陽曆的曆書上的。我國目前把陰曆新年稱爲春節，那是再滑稽沒有的。「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歲月是增了，春却還沒有回到大地上來，春光還沒有充滿乾坤。今年的正月初一，長江以北大部分的地方都蓋滿洋洋的白雪。春光得到三月初才開始照射到地上。最理想還是回到羅馬帝國初期的辦法，把三月當做第一個月。這麼一來，頭三個月是眞正的春天，第二季是夏天，第三季秋天，第四季冬天。同時把『月大』『月小』重新分配一下，把二月份的日數增加一下。不過改變曆法是一件大事，會引起很多的麻煩（比方說許多人會把生日失掉了）。我們最好還是把『正月初一』完全忘記。在損的新年多放幾天假，多給些人拜年，多吃點年糕。要陰曆在回大地還是留在四月五日的清明節。那時天氣不冷了，樹葉綠了，百花開了，鳥兒的歌聲更甜蜜了，那時候才好出門去郊遊野宴，植樹，賞春。端午節可以定爲最近夏至的望月之前十天，中秋可以定爲最近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的望月。反正有一個時候吃粽子或吃月餅就得了。牛郎織女的故事是一個神話而已，所以七夕最好不必紀念。要欣賞這個神話隨時都可以欣賞。

人類的思想，理想，生活方式，藝術創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方面都應當屬於第六類。科學時刻在進步，各方面也都應當不斷地進步。

書評

生育制度

袁方

費孝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定價七元

「生育制度」是個新名詞，著者從這新名詞裏把人類生活中的男女們的求偶，互相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人——這是一套社會活動的體系，也就是著者所謂的生育制度——加以一番系統的描寫。

著者引用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作爲分析和解釋生育制度的解剖刀。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介紹到我國的社會學裏來，不僅是介紹，而且還用這種觀點去分析和解釋我國的社會，本是近十年以內的事。在這一方面，著者無疑是個打頭陣的人。

原來功能學派的創始者，人類學大師B.Malinowski，他的理論和方法一向都是拿初民社區作爲試驗的園地，似乎還很少拿在所謂文明的社區裏表演過。著者承受了他老師的戰略，可是離開了他老師作戰的場所，並不像他的老師一樣，專門尋找那些住在森林的原始民族開刀；而周過頭來，把刀尖指向文明的領域。這個原因也許是著者不單是人類學家，還具有社會學者的身份，當他把人類學者的武器，接到手上時，怎能不想起自己的社會？

生育制度可以說就是著者解剖所謂文明社會的嘗試之一，所根據的理論，是從馬氏出發的。著者不是劈頭就接授B. Malinowski在「文化論」一書中給的社會制度的定義嗎？所謂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務上和永久團集着的一羣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及技術；任何社會制度也都是建築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頁一）

人類生活裏，有些什麼基本的需要？馬氏回答說：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爲三大類：第一類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如營養，生殖，安全等。人們並不是直接的和個別的在自然環境裏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用工具，和別人合作；於是發生了第二類手段性的需要，如技術，社會組織等。生產技術須有知識的累積和傳佈，社會組織須有道德和宗教的維持，於是發生第三類綜合性的需要。這是馬氏理論的中心（頁二）

生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種。它所滿足的需要是屬於那一類的呢？若是根據馬氏的理論出發，很顯然的著者所要論的生育制度是在滿足人類基本的性的需要的。有這種需要，才發生這一套的行爲體系。可是人類性的滿足即使沒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樣可以得到的。求偶，婚姻和家庭，正是限制人們獲得性的滿足的方法。

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一方面又要限制人類的基本需要。這豈不是一個矛盾？在馬氏的理論裏，就我所知道的，他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矛盾解決，於是批評功能學派的人，乘機而入，找到這麼一個進攻的好岔子。若是一切的文化現象，直接或間接在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人也許可以像禽獸一樣沒有軒輊，一切都可以靠個體去經營，用不著堂皇富麗的文物制度了。本來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這一「幾希」裏，人們也許並不是個別的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彼此分工合作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於是產生了社會組織，更進而產生了道德和宗教。儘管馬氏可以一層一層的在這個「幾希」之中建立他的文化論；可是什麼是這個「幾希」？馬氏却沒有去分發揮。

這也許是著者寫生育制度的一個主要的動機。他要幫他的老師一臂之力，解答這一個「謎」。儘管在生育制度一書裏，著者一再的宣佈：「我認爲我們理論的出發點是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上：人的活動是求生，求生就是滿足他生物基礎上所發生的需要，食，色等等。需要的滿足有賴於物質的利用，生活是人利用外界物質來滿足需要的活動」。（頁一三五）求生原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可是社會上偏偏有許多人，慷慨就義，視死如歸。違反生的原則？這爲的是什麼？

著者替他的老師製造出一塊擋箭牌，解馬氏的難。這塊擋箭牌，用四個字說就是「社會完整」（Social Integration）。因爲人不能單獨的生活，早就是一句極普通的話，這說明了一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個人間互相配合別人行爲的分工體系，這體系使各個人的力量不相抵消，而能相成相加」。（頁一六）這樣一來，使得著者不能不這麼推論下去：「在基本生活上，我們總得預先定下個分工合作的結構，；但是這結構却必須完整，必能答覆每個人全部的，依賴於別人的，生活需要」。（頁一七）

在生育制度一書裏，儘管著者是在如何念念不忘他的老師的理論：滿足基本的需要；一再的申述他所持的基本觀點來自功能學派。申述儘管申述，實際上著者已經演變成爲「另外一套」了。如果馬氏的文化論是以制度作爲研究的單位，以個人作爲出發點；著者在生育制度裏所表現的，顯然走了樣；他雖仍以制度作研究的單位，出發點不是個人而是團體。這是著者所演化出來的「另外一套」。要是我們回到本文前面的話，著者不但是人類學家，還是社會學者，這「另外一套」的產生，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類學家的解剖刀，落在社會學者的手上，運用之妙，又何必全然相同？我不知道著者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若是上面的說法不錯，我可以說：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馬氏理論的推演；不如說是馬氏理論的補正。說得更實在點，著者處處在費了不少的苦心，替馬氏理論的漏洞，加以塡補，加以設防。因之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著者在分析這個制度，不如說是著者更加充實功能派的文化理論。社會完整和新陳代謝，在我看來是著者補充馬氏的理論中心。用著者的話來說：「和個人生活攸關的是社會結構的完整，在這生死參差的人間謀社會的完整，就得維持最低限的人口，於是社會一定得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機構，使死者儘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來塡補他的遺缺，新人物的供給，在人類裏並不完全靠自然的保障，所以得添上人爲的保障，這個人爲的保障，就是生育制度」。（頁二九）實在維持社會的完整，顯然不是從個人的觀點出發的，而已走入了社會完整的領域。「從社會完整的觀點上着生育制度，我們說過幾句似乎不合於常識的話：我說在人類中非得有活着的別人才能有活着的自己，我又說：人類有死才有生，人類有孩子才有婚姻。（頁一三六）表面上這似乎是不合常識的話，實際上却是眞實的。在這裏我們不難體驗到社會完整的力量。著者似乎是在這個「力量」上，重建功能派的理論。從基本的需要，演變爲社會完整，

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在我們的出版界，像生育制度這種體裁的書，是很少見的。全書二百頁，將近十五萬字，「吾道一以貫之」，自成一家之言。理論的探討向來是乾枯的，事實的陳述向來是呆板的；可是這些在「生育制度」裏經過著者一富於文學的情調，流利活潑的筆鋒，深入淺出的手法，一一描繪得栩栩欲生，引人入勝，我想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

觀察第三卷目錄索引

題目	作者	期數
編輯者言		
風派·熱燥·撐住	儲安平	二十四

政治·內政

題目	作者	期數
勸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一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王鐵崖	二
大選與時局	吳之椿	四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胡愼明	四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吳世昌	五
副主席的謎	樓邦彥	五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觀察文摘）	Frank L. Tsao	五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周東郊	六
釋「左」與「右」	嚴仁賡	七
我們對於改善公敎人員待遇的意見	王遵明等	八
改革地方政制芻議	劉迺誠	八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儲安平	九
對于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犯罪究審權屬于何種機關之意見（觀察文摘）	蔡樞衡	九
從民主到帝國	谷春帆	十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楊人楩	十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周炳琳等	十一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董時進	十一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韓德培	十一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十三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孫克寬	十三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周叔厚	十四
斥一種謬論（觀察文摘）	上海益世報	十四
政府的度量（觀察文摘）	天津益世報	十四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韓德培	十五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儲安平	十五
論這次的大選	樓邦彥	十七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吳世昌	十八
論不滿現狀	朱自清	十八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李孝友	十九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觀察文摘）	朱光潛	十九
國體改革之內在因素	劉迺誠	二十
論反對政府	嚴仁賡	二十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	周叔厚	二十一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二十一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二十二
行憲前夕的一個遵憲之法	芮沐	二十二
今年的起碼希望（觀察文摘）	陸志韋	二十二
解放區印象記（外論選譯）	一個聯總工作者	二十三
幹部之累	田汝康	二十三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儲安平	二十四

國際·外交

題目	作者	期數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許德珩	一
美國與德國（紐約通信）	楊剛	一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問答	費青	一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三
千言萬語祗爲「煤」（倫敦通信）	田汝康	四
「黑白分明」（美國通信）	史超禮	五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李純青	六
中國的對美政策（外論選譯）	密勒士評論報	七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王遵明	八
小瓶與大謬（外論選譯）	拉斯基	八
歐洲各國的局勢（觀察文摘）	林同濟	八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業內部困難（倫敦通信）	田汝康	九
美國的機器（美國通信）	史超禮	十
西歐記行（一）英國	錢能欣	十一
論琉球歸屬問題	李純青	十二
西歐記行（二）法國	錢能欣	十二
西歐記行（三）意大利	錢能欣	十三
新大陸的餘音（美國通信）	楊慶堃	十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五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瑞木正	十六
共和黨援華運動（紐約通信）	楊剛	十六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外論選譯）	K. Zilliacus	十六
從冷伐說起	費孝通	十六
歐洲完了麼？（外論選譯）	拉斯基	十七
柴那門的機會（美國通信）	史超禮	十八
爾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費孝通	十八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十九
美國闊步世界（外論選譯）	拉斯基	二十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美國通信）	羅忠恕	二十
祗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二十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費孝通	二十一
雛型中國（美國通信）	史超禮	二十一
美蘇鬥爭的影響	蔡維藩	二十二
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謝南陽	二十二
西歐執底煩惱處	費孝通	二十二
雄聖甘地	費孝通	二十三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華盛頓通信）	楊慶堃	二十三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劉子健	二十四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蔡維藩	二十四

經濟·財政

題目	作者	期數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一
論經濟與政治	陳振漢	二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計	陳振漢	二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觀察文摘）	馬寅初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韓德培	三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吳景超	三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李恭宇	六
幣制非改不可（演講記錄）	朱偰	十
小農經濟	費孝通	十一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顯廷	二十
中國經濟問題（演講記錄）	趙迺搏	二十一

思想·學術

題目	作者	期數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書評）	潘光旦	[illegible]
預告選災·追論選政	龔澂謨	四·五

論人性與私產　吳恩裕　四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　張東蓀　七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十
論存儲反應（觀察文摘）　吳世昌　十一
自由乎？平等乎？　吳恩裕　十二
論賞罰　張述祖　十二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樊弘　十四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梁漱溟　十四
法律，道德，與大衆利益　吳恩裕　十五
敬答樊弘先生　張東蓀　十六
一個歷史的教訓　吳恩裕　十七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樊弘　十八
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　張東蓀　二十三

文化・教育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徐述綸　二
論紳士　費孝通　二
戰後中國教育（外論選譯）　Nathaniel Peffer　三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羨林　七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觀察文摘）　胡適　七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觀察文摘」　嚴仁賡　七
論知識階級　費孝通　八
白報紙！　儲安平　九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金克木　十二
教育的矛盾與教育的治標　蕭公權　十三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儲安平　十六
論發展學術的計劃　陳序經　十七
論保長　胡慶鈞　十七
論師儒　費孝通　十八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　儲安平　十九
知識生活的偏向　劉緒貽　十九
論商賈　袁方　十九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國立七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二十
論習文史　陳夢家　二十三
風雅的觀點　劉毓黠　二十四
我的事功苦悶（演講記錄）　顧頡剛　二十四

農業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前面　陳衡哲　三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李克佐等　三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　安平　五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六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　劉建緒　十八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袁國弼　二十四

科學

生物學戰爭　胡先驌　五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丁驌　九
中風與芸香精　蔡壬侯　二十二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戴文賽　二十四

文藝

論朗誦詩　朱自清　一
略論文藝與象徵　宗白華　二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何達　七
創造與統一　金克木　八
杜蒲及其漫畫　王琦　九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凌卓　十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　十一
跋一多遺集　吳晗　十二
為自由而歌　裴多菲　十四
論勇敢的表現　徐中玉　十五
談詩歌的晦澀　戴鎦齡　十七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十八
瑞士三詠　凌卓　二十一
八根火柴　Tabi　二十二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二十三

書評

法國革命史　王鍾翰　一
「聞一多的道路」　徐述綸　三
評英文新字辭典　戴鎦齡　四
續評英文新字辭典　錢鍾書　五
如是他見　費孝通　六
國家與道德　吳恩裕　七
國際公法成案研究　周子亞　八
美國之內　費孝通　十二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李理黃　十三
美國政制的改造　樓邦彥　十四
游離者的眼睛　錢鍾書　十六
希特勒之末日　鄒値山　二十一
馬開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吳恩裕　二十二
生育制度　袁方　二十四

人物及事業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余才友　十三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十七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余才友　十九

觀察通信

1. 軍事部分

戰局鳥瞰（專稿）　二
國共雙方軍事實力的分析（專稿）　四
北寧之圍追記　四
在內戰最前線　五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專稿）　六
豫鄂皖陝晉魯形勢略圖（地圖）　六
長城線內外的爭奪（專稿）　七
劉伯承南下記　七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專稿）　九
陳賡南渡與陝豫局勢　十
八方風雨會中州（專稿）　十二
國軍全盤戰略（專稿）　十三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　十四
陝北榆林之戰（專稿）　十五
共軍入川之勢　十七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　十八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　二十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專稿）　二十一
豫鄂川陝邊區態勢　二十二
關內外的烽火（專稿）　二十三

地區	題目	期數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與全盤戰略的新佈置	二十三

2.

地區	題目	期數
專稿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頌揚的，和可能建議的	一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三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五
	歲寒談大局	二十四
南京	鍾山秋色	四
	國民黨黨團合併前後	五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六
	記羅隆基招待會	八
	重陽風雨	十
	邏輯上的「排中律」	十一
	吳有訓出國記	十三
	南京初冬	十四
	中大競選武劇前後	十五
	政治年度總結賬	十六
	乾坤一擲	十八
	蛻變後的大選潮	二十
	新年新政	二十二
	政治大學遊行記	二十二
北平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一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漏題案	一
	納粹西遷錄	四
	蘇僑北撤記	五
	北平學生被捕或釋記	七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九
	追悼・示威・探監	十二
	看今日河北	十六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十六
	蔣主席抵平後的北方政軍	十七
	秀才遇著兵	十七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十八
	中長路一月見聞	二
	哈爾濱歸來	三
瀋陽	關于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	二十一
	關于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二十一
迪化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二
	伊方人士撤離迪化後的新疆	九
蘭州	隴南漢與麥新武德	十五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亡	八
	西北局勢報告	二十三
開封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三
	揭開豫西的內幕	十二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二十四
成都	川局近觀	六
	關于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細報告	二十二
重慶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十四
武昌	武大自治會普選記	十七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二十四
長沙	湘糧開禁前後詳記	十
南昌	江西監委選舉原原本本	二十
	從數字看江西	八
合肥	夾在綏靖間的皖中	七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	十
淮南	淮上血淚	十一
蘇北	蘇北實地觀察錄	十九
廣州	廣東的走私	十三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	二十三
杭州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	十一
	行憲與出賣	二十一
台灣	台灣總有一天	十九
滇西	西南邊疆見聞錄	二十四

觀察第三卷作者索引

作者	題目	期數
丁鳳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九
王琦	杜蒲及其漫畫	九
王鐵崖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二
王瀾組	法國革命史	一
王道明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八
	我們對於政者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	八
王澤霖	寫在「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六
方顯廷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二十
田汝康	千言萬語祗爲「媒」	四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	九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十五
	幹部之累	二十三
史超禮	黑白分明	五
	美國的機器	五
	柴門的機會	十八
	雕塑中國	二十一
朱自清	論朗誦詩	一
	論雅俗共賞	一
	論不滿現狀	十八
朱本源	論專制與民主的矛盾	十
余[illegible]改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十三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十七
	陸燕章及其研究工作	十九
吳晗	跋一多遺集	十二
吳之椿	大選與時局	四
吳世昌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五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十八
吳恩裕	論人性與私產	四
	國家與道德	七
	自由乎？平等乎	十二
	法律・道德・與大衆利益	十五
	一個歷史的教訓	十七
	馬開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二十二
吳景超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三
李克佐等	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三
李孝友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十九
李恭宇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六
李純青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六
	論琉球歸屬問題	十二
李理黃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十三
李燭塵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一
何達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七
谷春帆	從民主到帝國	十

芮沐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二十二
宗白華	略論文藝與象徵	二
金克木	創造的統一	八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十二
季羨林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七
周子亞	國際公法成案研究	八
周炳琳等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十一
周東郊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六
周叔厚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十四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	二十一
胡愼明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四
胡先驌	生物學戰爭	五
胡慶鈞	論保長	十七
施復亮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二十二
徐中玉	論勇敢的表現	十五
	精工與草率	二十三
徐述綸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二
	「聞一多的道路」	三
袁方	論商買	十九
	生育制度	二十四
袁國蔚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二十四
凌卓	漢治桑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十
	瑞士三詠	二十一
孫克寬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十三
陳達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二十一
陳之邁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十三
陳序經	論發展學述的計劃	十七
陳振漢	論經濟與政治	二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計	二
陳衡哲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前面	三
陳夢家	論習文史	二十三
費述祖	論賞罰	十二
張東蓀	我亦追論憲政及文化診斷	七
	敬答樊弘先生	十六
	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	二十三
梁漱溟	敬告選災·追論憲政	四·五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十四
許德珩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一

費青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問答	一
費孝通	論紳士	
	歐洲仲夏夜之夢	三
	知是他見	六
	論知識階級	八
	小康經濟	十一
	美國之內	十二
	從冷仗說起	十六
	論師儒	十八
	萊茵河底的魏瑪魂影	十八
	「祇要還不是僞選舉年」	二十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二十一
	西歐靴底煩惱處	
	雄聖甘地	二十三
楊剛	美國與德國	一
	共和黨援華運動	十六
楊人楩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十
楊慶堃	新大陸的餘音	十四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二十三
董時進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十一
端木正	中國能永遠中立化麼？	十六
樓邦彥	動員·戡亂·行憲	一
	副主席的迷	五
	論這次的大選	十七
	美國政制的改造	十四
潘光旦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	二
蔡壬侯	中風與芸香精	二十二
蔡維藩	美蘇鬥爭的影響	二十二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二十四
樊弘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十四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十八
劉子健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二十四
劉緒貽	知識生活的偏向	十九
	風雅裏的悲劇	二十四
劉迺誠	改革地方政制芻議	八
	團體改革之內在因素	二十
劉建緒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	十八
鄭愼山	希特勒之末日	二十一

錢能欣	西歐記行（一）英國	十一
	西歐記行（二）法國	十二
	西歐記行（三）意大利	十三
錢鍾書	補評英文新字辭典	五
	游歷者的眼睛	十六
蕭公權	教育的矛盾與急救的治標	十三
韓德培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三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十一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十五
	日本致局	二十二
謝南陽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	五
儲安平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九
	白報紙	九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十五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十六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	十九
	風浪·熬煉·撐住	二十四
	論程孟明案並論社會有心人能否攏來做一點事情	二十四
戴文葆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二十四
戴鎦齡	評英文新字辭典	四
	談詩歌的晦澀	十七
嚴仁賡	釋「左」與「右」	七
	論反對政府	二十五
嚴紹端	印度的道路	十九
羅忠恕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	二十

廣告價目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訂

全　面：一千五百萬元

半　面：八百萬元

1/4面：四百五十萬元

觀察叢書・開始預約

本社自今春起，除每週發行觀察週刊外，另再出版觀察叢書，就思想與知識各方面，作系統之介紹，以補週刊之不足。觀察叢書在風格上，和觀察週刊近似，一面保持相當學術水準，一面深入淺出，以期通俗。內容不拘一格，總以充實為主。封面設計典雅，印刷力求精美。現已開始付排，自三月底起，即可絡續出書。茲先發佈七册，餘容隨時公告。物價波動劇烈，售價尚難確定，茲為優待讀者，謹先發行預約、減輕讀者負担，如承早日惠訂，不勝歡迎之至。

三月十日預約截止　外埠預約郵戳為憑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張東蓀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航掛二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illegible]注意。張東蓀先生認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完全照抄他人的藥方。張先生始終相信：「民主主義如要徹底，終會走到社會主義。」今日國人都關念着一個問題，即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究竟走那一條路；這個問題在刊物上設有雖法作系統的陳述，必須出版專書。張先生這本「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闡述他對於今後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主張，是應本社之請特寫的。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定價：十萬元（暫定）　預約：八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八千元　航掛四萬元（多退少補）

潘光旦先生最近十年來所發表的幾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部編入本集。全書分三個部分，一為思想部分，二為教育部分，三為政治部分。著者認為社會上多少紛爭，都起因于各人看法的不同與呆板。不同不要緊，呆板却是一個癥結；癥結不除，自然紛爭不已。看法有寬有窄，有偏有整；其背景裏，經驗與事實的成份，主觀與情緒的分量，以及認真與固執的程度，往往大有不齊。如果我們以力求客觀與祛除我執，責成自已，則看法自能比較寬豐，而其不同之所在，不特不妨礙問題的商討解決，抑且有聯於生活的合作和一。在今日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的時代，還是一册最必要的政治教育讀物。

唯物史觀精解

吳恩裕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航掛二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本書對唯物史觀的理論，作全盤的闡釋。行文力求通俗，少所徵引，但解釋則務期正確與深刻。首先說明唯物史觀的基本涵義，然後再分別闡述：（1）以唯物史觀解釋社會的機構及其發展，其中包括對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的分析；（2）以唯物史觀解釋個人的思想，人生觀，及其社會活動等。本書著者從拉斯基教授治學多年，對於馬克思學說有獨到研究。本書係應本社之請而寫。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航掛二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是鄉土性的。中國正在從這鄉土性的文化向着現代化的方向蛻變。每個人都在遭過這變變過程的瞭離，這也許是不易避免的。作是知果要想減輕一點代價，祇有從瞭解我們背負着的傳統入手，去計劃我們蛻變的合理過程。本書是一個對鄉土性的中國社會的分析。著者用社會學的方法，說明我們鄉土社會基層的結構，這些我們大家感覺到而說不出的生活方式。還是一種自覺。從自覺裏才看得到我們的出路。全書包括十四篇論文，另長序一篇。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

定價：四萬五千元（暫定）　預約：三萬五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航掛二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本書收集吳世昌先生年來所寫的十幾篇有關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論文，論思想的復員問題、中國的青年運動問題，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化與民主政治問題，教育政策、重點教育、以及經學政策問題，學術道德問題、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問題，以及一般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問題。著者對於中西文化造詣均深，故能融會貫通，以現代進步的眼光，討論與國家根本有關的許多文化問題。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航掛二萬五千元（多退少補）

郎抑究一從，世人都替英國的命運担心，但英國終能屹立不動，渡過了她歷史上最危險的一頁。大戰結束後，各國都混亂不安，危機言多，獨有英國，人人都在束緊褲帶，埋頭苦幹。為[?]堂大家都覺得英國這個國家了不得，還就需先瞭解英國人的性格。本書重心在分析英國人的性格，並與法人西班牙人的性格比較，最後談及中國。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同相似之處？多年以來，英國為一強國，而中國為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本書最大的興趣在解答這個問題，並引起讀者的深思。

論雅俗共賞及其他

朱自清著

定價：四萬五千元（暫定）　預約：三萬五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五千元　航掛二萬元（多退少補）

本書收集朱自清先生最近半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真如畫，書生的酸氣；然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讀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每篇議論，都極深刻，而文筆樸素，風格沖淡，是一冊最通達的文藝論文集。

觀察

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

中國第一個廣銷週刊

出版以來・從未脫期

擴大徵求基本定戶

避免漲價　趕快定閱

自第四卷起，本刊售價，尚未確定，可能加價。讀者如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訂閱者，仍照目前刊費計算，請勿失去機會。（刊費請閱本刊第三頁）

觀察社發行　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 590027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壹萬八千元